



七之書叢藝文隊部

萬水千山只等閒

著 等 煤 荒

版出部治政 軍戰野四第 軍放解民人國中 區軍南中

七之書叢藝文隊部

萬水千山只等閑

荒煤等著

荒煤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南區政治部出版

前言

『部隊文藝叢書』是專門供給部隊幹部閱讀的讀物。

我們所進行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是非常偉大、豐富而動人的。反映這一豐富內容的優秀作品，對我們部隊今後提高工作、文化、思想水平，是有重大教育意義的。

編輯標準以政治性和藝術性結合，以及對部隊的教育作用來決定。凡合乎上述標準的通訊報告，短篇小說，中篇小說，戲劇等文藝作品，均將選擇，陸續予以出版。優秀的創作，並將於明年「八一」設部隊文藝獎金，予以獎勵。因此希望部隊的同志們、文藝工作者們，把你們親身經歷的戰鬥生活多多創作寄給我們。

爲了進行編輯工作成立一編委會，以劉白羽、宋之的、陳荒煤、蔣牧良、王地子、荒草、周潔夫七同志組成，以負審稿與編輯之責。

第四野戰軍
華中軍區
政治部宣傳部

目 錄

爲南下大軍搶修道路

- 『你們打到那裏，我們修到那裏！』……………李久澤（一）
- 搶修津浦路……………李爾重（五）
- 橫跨黃河天險的浮橋……………白刃（九）
- 搭好浮橋渡大軍……………君謙記（一一）

艱苦行軍

- 『爬也爬到江南去！』……………林劍（一三）
- 千里趕隊……………路明（一九）
- 下江南競賽立功……………海帆（二三）

- 『拐子班』變『光榮班』……………(二七)
- 『不是你這一說，險些兒丟了我的光榮！』……………(三一)
- 路過家門口……………白刃(三三)
- 說唱下江南……………西虹(三七)
- 模範黨員王希春……………王長和等(四一)
- 活躍在前綫的宣傳隊……………林劍(四三)

軍屬的囑咐

- 支部書記的兒子……………征南(四七)
- 魏炳義回家……………(五一)
- 囑咐的話兒記心中……………張奮成(五三)
- 賀功會上再團圓……………張芸生(五五)

沿途羣衆歡迎

兄弟部隊的友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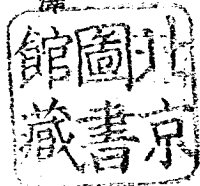
- 二十斤米……………璧（六一）
- 『好的不能說賴！』……………彭世淑（六七）
- 向江南進軍……………冀中分社（六九）
- 冀南父老擁軍故事……………（七三）
- 他們繼續前進……………冀魯豫分社（七五）
- 秋毫無犯……………白刃（七七）
- 千軍萬馬渡黃河……………山橋（七九）
- 渡黃河……………碧湘（八一）
- 打到江南去……………周原（八三）
- 人民的軍隊人民的熱愛……………沈琮（八七）
- 百萬大軍南下片斷……………鄒適今（九一）
- 打柴燒水……………（九七）
- 『好，江南再見！』……………望卜等（九九）

安陽、宜沙之戰

- 站在戰鬪的前列……………林劍（一〇一）
- 打開突破口，奪取西大門……………義北（一〇五）
- 城牆西南角砲樓的爭奪戰……………義北（一〇七）
- 紅旗飄揚在安陽市內……………義北等（一一一）
- 勇敢的二砲手……………于永州（一一三）
- 萬水千山只等閒……………荒煤（一一五）
- 大雨滂沱跨荊山……………（一一九）
- 戰勝山洪……………張琪（一二一）
- 解放宜沙之戰……………蔣牧良（一二三）
- 突進沙市……………劉漢等（一二九）
- 攻克白雲山……………梁明（一三一）

『你們打到那裏，我們修到那裏！』

李久澤



這幾天啊，大風捲着黃沙，天地連成一片，從早到晚沒有停過，勞動的人，混身上下變成了
一個泥人。可不巧啦！鐵路往南修，大風往北颯，打鐘的頂着風趕上去，老鄉們拉鋼軌的車被黃
風吞蝕了，載枕木的汽車像一股激流似的滾動在風的波浪中。像這樣的惡天氣，按照習慣，是一
切工作都要停工的，但是，這羣勞動的人是在幹着一件有時間性的偉大工程啊！早晨，天還不大
亮，就從狂風裏鑽出了一股股的隊伍，一個個帶着那狗皮的，狐皮的大皮帽子，一看見這個異樣
的標幟，人們就喊了起來：『東北大軍又南下啦！』那兩個皮輪的四個騾子拉着的膠輪車，一輛
緊跟着一輛的過來了，有的拉着滿滿的，貼着紅十字的箱子，有的拉着一些整齊的小行李和水
桶、木槽等日常用具，担任車夫的戰士高高的坐在車前板的行李上，搖呀搖的，搖着那樣長的大
鞭，鞭梢拴上着紅綢子布條，……這一切，一切，在鐵縱的戰士看來是那麽熟悉，那麽親熱。勞
動的戰士奔跑着，把一根根的枕木，一節節的鋼軌迅速鋪成新的路。

一剎那的休息，戰士們集成無數的小會，焦急的爭吵着一個問題：『大軍南下啦，要加出修

呀！」中隊的全體戰士集合在一起了，面面相覷：「你看，我們沒有修好路，叫同志們走着雨下。」戰士們那種心情，看來是難過的，覺着對不起那在黃風中走遠了的南征戰士。教導員藉着這個機會也給大家上了一課，他簡捷的說：「讓東北大軍走着南下過江，那得多少天呀，就說到長江邊兩千多里路吧，一天走八十，三八二十四，還得走一個月啦，要坐火車，不用兩天就到啦！同志們要加油修，大隊伍還在後頭啦！」當看到大軍步行，同志們心裏就很不安頓了，教導員再這麼一講，就更沉不住氣了，休息也休息不下去了，拿起傢伙就幹起來了。一連的流動黑板報上，也出現了用粉筆劃的圖畫，文化教員提着黑板報，跑在勞動的行列裏，戰士們瞥一瞥那黑板報上的畫面，就向前飛跑起來，好像不敢多看一眼似的，那畫面上，一邊畫着一羣人在修鐵路，只修了一小段，在沒有修成的那段地方，畫着一行一行南下的大軍，趕着馬車的，揹着行李的，那意思是說，步行南下的大軍把修鐵路的「拉」下了。戰士們的情緒沸騰起來，打道釘的和上夾板螺絲的提出競賽，抬鋼軌的和扛枕木的挑下駁書，都抱定一個決心：「咱多流點汗，早修好路，早叫部隊雨下一天！」打道釘的步兵連提出，道釘保證打的好，又打的快；上螺絲釘的上到那裏，打釘打到那裏；上螺絲的一連就提出「只要材料供得上，一天堅決完成八公里！」勞動的行列在暴風裏賽跑，鋼軌上出現了用粉筆寫成的路標：「勇士們，快追上！」「保證質量」。道釘組眼看就要丟在後頭啦，前邊鋼軌上寫着：「快快追上螺絲組！」打在前頭的鞏工長那組，小伙

子們可賣力氣啦，四、五錘就打下一個釘子，上螺絲的也不差，裝在元一個人二十分鐘就上好。付螺絲，只想前進，誰也不願落在後頭。一會，監工員看了一下錶，從九點三十分幹到十點四十分，打道釘的打了一公里五百三十六米，上螺絲夾板的土了一公里六百米。大家有信心，今天修八公里不成問題。天正午，大軍又過來啦，那大砲啦，可數不過來，六個騾子拉着的，八個騾子拉着的，『吡噹』『吡噹』的，在那坑坑窪窪的汽車路上爬着，鐵的戰士們看了心焦，拉鋼軌的老鄉們看了也怪着急：『這麼大的大砲，多啞』『吡噹』到南京啊！』多好看的大砲也來不及看了。一個四五十歲的老頭，跳上車轆子，揚起鞭子吆喝着，他那套老半破車，朝着卸鋼軌的地方急奔而去。……南征的砲兵勇士，騎在高大的洋馬上，看着那勞動的人流，他心裏也沸騰起來了，向鐵的戰士們揮着手喊着：——

『好好幹呀，修好鐵路，咱後邊啥也都能來啦！』

『請好吧，你們打到那裏，我們保證修到那裏！』鐵的戰士們立刻響起一片回敬聲。

搶修津浦路

李爾重

一、開工

搶修津浦路，支援解放軍。鐵縱某支隊接受了從陳官屯至東光縣的搶修任務之後，全體黨員們、戰士們響亮的提出：『修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早通車一天，早勝利一天！』『火車趕快開到南京去，用螺絲敲碎蔣介石的腦袋！』……全支隊在這種緊張精神下工作起來了。

北風吹捲着塵土，戰士們在風塵裏搶修，在風塵裏吃飯，眼被風沙迷紅，飯裏菜裏也灑上了沙土，但沒有人在這種困難下屈服，大家在緊張地搶修着這條直達南京的津浦鐵路。抬鐵軌、鋪道木、打道釘、上夾板、架電桿……十幾里路當中，擺出了一條奔騰叫嘯的勞動戰場，表現了無比的熱烈，緊張。

二、每日八公里

幹部、工程師、技術人員都到現場去，中隊長、監工以下的幹部，白天黑夜都和戰士們在

起趕修，爲了完成這個共同的任務，他們不願意多休息一會兒。連解放戰士們也感動的說：『以前是生法兒躲，現在不好好幹，心裏就覺着過不去。』

通信隊在關外挖電桿坑子，一個人一天最多挖三個，最近發展到每人每日最多的挖九個，平均每人每日六個——這是在敵人統治下通信工人前所未有的紀錄。

二四線大一中隊二連，上兩個夾板螺絲最快者二十秒鐘，裴再元同志連拆帶裝才四十秒鐘，一連六十人上夾板螺絲，每付夾板上兩個，一公里鋼軌三十五分鐘上完。

打道釘三十盤錘，每小時平均能打一公里四百米，打一根道釘平均只需時四十五秒左右，打釘不但快，質量也比從前大大提高了，一百根道釘釘中，不合格的，不過十五個。

大家確定了一個目標：每日『爲完成八公里而奮鬥！』

三、搶修不忘學習

戰士們在工作中不忘學習，一中隊一連五班戰士崔成峰同志，在一開始搶修津浦路時，就寫下了決心書：

『我們不要滿足，要繼續努力，不只要會打道木上螺絲——還要從政治上提高自己！』

這封決心書代表了大家的意志。全中隊決定要加強現場工作——做的好，做的好，同時，要

在勞動過程中，不放整文化學習與政治學習，為創造模範連而奮鬥。

在現場上一有休息的時候，指導員就忙着講課，文化教員，學習組長就忙着讀報，教唱歌、教識字，在學習中他們繼續努力消滅文盲，學習最少的也學了三十五個字了。

橫跨黃河天險的浮橋

白刃

當百萬人民大軍從華北兼程南下，迅速進軍江南的時候，黃河上出現了歷史上的第一座大浮橋。四十四條黃河大船被千百根纜繩連在一起。纜繩像織布機上的經綫一樣，緊緊的綁在沙灘上的無數木樁上，牽曳着這一道長達一千五百米達的大浮橋。在五月的陽光下，夾道歡迎的人羣，狂歡狂舞的秧歌隊，播音器播送着的毛主席朱總司令的進軍命令，鼓舞着解放平津的英雄們，邁着整齊的步伐，從『勝利渡黃河，解放全中國』的牌樓下走上了這座剛剛竣工的黃河浮橋。

浮橋兩側排列着河防第四大隊的水兵。這些河上的英雄們，曾經在蔣賊指使花園堵口，企圖水淹冀魯豫解放區的時候，日夜冒着敵機的轟炸掃射搶修過黃堤，他們也曾經在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人民解放軍轉入進攻時擺渡劉鄩大軍和陳粟大軍去殲滅國民黨匪軍。如今，當成百萬的現代化裝備的南下大軍被這三里多寬的河面洶湧急流阻滯行程的時候，他們又運用自己的智慧，決心創造黃河上的歷史奇蹟。水兵們用難以形容的熱情向黃河宣戰，日日夜夜和波浪搏鬥着。他們首先在黃河南岸的淺水灘上修了一條兩里長的大道，在兩岸打下了無數的木樁，從百十里路以外拉

來大批木板和幾百萬斤秫糧，經過兩個月的緊張勞動，終於鋪成了一條橫在滾滾黃河上面的大馬路。

野戰大軍的戰士們踏上寬闊平坦而有彈性的浮橋，用微笑向這些水上英雄致敬。部隊首長向他們獻旗致謝。水兵們則用掌聲與歡呼回答着。

但是事情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前衛師剛剛過去，晌午忽然捲起黃土漫天的大風，浮橋的幾根纜繩被風颳斷了。四個水兵趕緊架着小船馳去搶修，小船却被惡浪打翻了。三個水兵急忙攀上船緣，第四個已被波浪沖過浮橋，順着激流向東飄去。兩岸的水兵們急忙揚起白帆，在水中追了兩三里路，才把他救了起來。

在一個夜裏，出乎意料之外，在這雨季來臨之前，河水突然猛漲了兩尺，急流從北岸轉向南岸，沖刷南岸的沙灘上大道，墊鋪着秫糧和沙土的路基不斷被急流沖刷着。在百里以外驚聞險訊的部隊日夜兼程趕來，想在橋斷以前趕過南岸。在他們驚疑不定地來到河邊，却看見這座大橋又修好了。

搭好浮橋渡大軍

水手王安玉口述

君謙筆記

東北大軍真勇敢，

解放東北進了關，

林將軍率領大軍過河南。

黃河司令通知下：

各大隊裏準備船。

二大隊，他從濮縣把船開，

有了北風使船跑，

無有北風拖起纜，

連日加夜拉起船，

前行來到壽張縣。

孫家口上接任務，

孫家口上靠了船。

二大隊、四大隊、七大隊，

三個大隊，不知船隻有多少？

一根一根淨桅桿，

桅桿多似竹竿圓。

司令部裏開了討論會，

討論任務怎樣辦？

有的說：咱看一天能够渡幾趟？

有的說：咱把浮船來試驗。

司令部裏決議搭浮橋，

水兵聽了很喜歡。

各中隊裏通知下，

一隻一隻快撐船。

先打樁，後拖纜，
拖到北岸樹上拴。
一隻一隻撐齊備，
忙把大錨河裏掀；
繩子標，斧頭擦，
架上翹，鋪上板，
有縫就用濕土漫；
秧稻把兒擺兩邊，
接接連連到南岸。
這個浮橋搭成了，
浮橋搭的很週全。
浮橋雖然搭的好，
還怕漲水出危險；
大隊長、教導員，
中隊長、指導員，

各位幹部來值班，
晝夜不停把船看，
各個水手不下船。
晝夜勤勞防守嚴，
單等四野戰軍過河南。
四野戰軍把河過，
配合劉鄧、陳粟大軍下江南。
全體大軍把河過，
爲的江南羣衆把身翻。
到江南，
拿住老賊蔣介石，
帶到後方俺懲辦，
蔣根蔣芽都搗掉，
人民幸福萬萬年。

『爬也爬到江南去！』

林劍

——人民戰士的性格

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揮員戰鬥員注意：

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接受并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們絲毫也不應當鬆懈你們的戰鬥努力，對於任何敢於反抗的反動派，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殲滅之。

——毛主席關於時局聲明

18

解放軍的每一個指戰員，都非常熟悉這每一個字的深厚含意，並且，他們願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完成黨所賦予的偉大歷史任務。在解放軍的隊伍裏，你可以拿這同樣的一句話，訪問任何一個指揮員，戰士們，他們將會肯定的答覆你：『我們要打過江南去，使二萬萬人民翻身！』『我要打過長江爲自己父母報仇，替天下的窮人雪恨！』下面我要講一個堅決打到底的故事，請你

記住，像這類人民戰士的典型，在解放軍裏是成千累萬的。

某連八班的老戰士張順同志，拖着一隻負傷未癒的左脚，從遙遠的東北後方醫院，一跛一拐的重新返回了他自己的連隊。在歡迎傷員歸隊的大會上，他忍着痛，像好人似地站在講台上，對大家說：『別看我的腳還沒有倒酒，行軍打仗我可不能落後，爬，我也要爬到江南去……』

每天，當外邊還是黑呼呼的時候，各個連隊就爬起來練習急行軍，張順同志也跟在隊伍後邊，踏着扭秧歌似的步子。雖然連長會再三告訴他，讓他休息幾天再參加連的生活，可是，每次他都不自覺的違背了連長的命令，每次他總是這樣說：『不！越不動彈腳就越不靈活。』從日出到日落，每天除了參加聽課、開討論會之外，他很少想到自己，或是自己身邊的事情。並且，他總是那樣珍惜時間，有一個空隙，他便拿起他那支三八槍，學瞄準，練刺殺，或是練投彈。當熄燈號吹起的前後，他總是和班上的同志在演習戰術。他時時刻刻沒有忘記提高本領，提高了本領才能多消滅敵人。

有一次，隊伍集體到街裏洗澡，來回足足有七八里路，雖然洗個澡，身上輕快了很多，但，負傷後走了這麼遠的道，兩條腿累的又酸又痛，左脚背腫的像泡囊的荸薺一樣，手指一壓一個窩。

現在張順的心裏真難受，千言萬語一時說不出。他腦子過敏的在想：上級知道了不會因為我

的脚不中用，而把我留在後方吧？班長是不是把我的情況對指導說了呢？上級要真把我留下那麼麼辦呢？不，也許不會！可是，噫！脚呀脚呀你真要扯我的後腿嗎？

他那顆心是從火裏煉出來的。比方，在東北還是『滿洲國』的時候，在松花江的北岸，從出生的那天起，他已被稱爲『窮孩子』。從他已經開始記事的時候，他便知道自己是一個真正的窮孩子，出了間半草房就儘是財主家的土，富貴人家的地，就連這座豬圈似地草房也是年月租稅不斷。他爹給地主老秦家扛大活，他給地主家放豬放羊，十八歲那年，秋收時節忙又忙，可是窮人是瞎忙活，忙來忙去，把打的糧食一粒不少的堆進了地主家的糧倉、米囤。有一天，張順揹着一口袋黃豆，踩着三接橋板往糧囤裏送，可是，肚裏缺飯身子虛，忽然脚一滑，就從橋板上摔下來，連摔帶壓，把那個壯實的身子可就折騰壞了。從此，他常常吃飯不消化，四五天不大便，拉的屎像羊屎蛋似地。

四六年九月，他的家鄉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鬥倒了惡霸地主，張順同志也在分了房子和土地以後，參加東北人民解放軍。自從他找到自己的隊伍以後，他在共產黨的培養與教育下，成了一個勇敢的戰士。行軍，他從來沒有掉過隊，並且還替別人揹槍；打仗，他從來就是衝鋒在前退却在後。在義縣戰鬥裏，他榮獲了一顆勇敢獎章。

不過，過去的病根總是沒治好，前年夏天，他的病越來越嚴重了，於是就被送進了野戰醫

院，醫生每來檢查一次身體，總是直搖頭，有一次醫生說了：『張順同志，你得的是腸胃炎，不過主要的是胃病，另外心臟也有病。』醫生同志停了片刻又直接了當的說：『你需要長期休息，最好轉到後方醫院，那裏——也許能治的快些。』張順聽得再不耐煩了，其實，他完全沒有了解到，這是醫務工作同志的責任心，他不哼氣，蒙上被就睡了。

第二天一早，他沒有通知醫院，措起簡單的背包就回到連裏。一路他心裏好不舒坦，病，也不是我願意長的呀，還不是叫地主給糟踐的，又是這病，那病，到後方長期休養，不是脫離了部隊嗎？他自言自語的說：『我的家就是前方的連隊，長病就不能打仗立功嗎？！』

在全殲東北將匪軍的秋季攻勢中，張順同志隨同他的連隊，在錦（州）南塔山阻擊戰中，他同周圍的戰友堅守了三天三夜，陣地仍屹立無恙。在一次反衝鋒中，一顆砲彈在他身邊開了花，打破的鞋，流出了血，於是，他知道自己左腳負了傷，昏昏沉沉像做夢似地，他覺得：一會兒，有人拖着他走；一會兒像捨在天懸空，直到別人給他消毒、掛彈皮，包紮的時候，他才知道；已經到了團的救護所。

在往後方轉運的途中，在一走一彈的担架上，多少個白天黑夜，使他只能閉住眼，不能入睡，一天天遠離開戰線，再也聽不到槍響和砲聲了，但是，莫名的哀愁却使他總不得片刻安寧，這哀愁到不是担心怕自己變成殘廢，而是，老惦念着自己的連隊，班上的同志們。他很想知道：

當他負傷以後，敵人又來了幾次衝鋒，我們的同志又打死了多少敵人？三班守的那塊突出陣地，敵人的屍體可能會羅成堆；二排的那挺輕機不知修理好了沒有，還有……。想着想着，腦子的影子亂起來，這時，他感到頭痛。

遠離戰線的後方醫院，一切藥品、器材、設備、伙食，什麼都好，但，張順同志心裏總不滿意，他祇在腦子裏想：這裏不是連隊，所以沒有在前方好。在長期休養的苦悶日子裏，他很少快樂一下，但是有一次，他却例外了，那是休養連指導員傳達攻克錦州的消息，他從心裏快樂起來，同時，他又以同樣的心情迎接了解放瀋陽的消息。同志們在前方打仗，他留在後方休養，同志們要打進關裏去，他只能留在東北的醫院。他天天嘮叨的去詢問醫生，讓醫生給他一個出院的準確日子，往往被問的醫生窘得無話可講，或者違背着心理，在精神上給他一個希望。

進關的大軍像潮水一般的往南流去，白天路過醫院的時候，張順拄着木拐，眼饞着目送自己的弟兄部隊，晚上，進關部隊若是在這裏宿營，他就扯着扯着，不管熟悉不熟悉的同志談東談西；進關的同志們送給他一付手套作紀念，他拿出五萬塊錢的休養費，塞在同志們手裏好留着買點黃烟抽。當同志們第二天起來繼續進軍時，他便緊握住對方的手，眼眶裏含着淚說：『好！同志，關裏再見！』

17
漸漸地，他可以不用拐走路了，可是像纏足的老大娘，走起路來直扭。有一天，醫院裏真

佈：第一批輕傷員要歸隊了，同時重傷員也要往後方轉。醫生說：『張順同志你的腳沒全好，須要再休養一個短時期！』別人也說：『老張，你這個樣子那能回前方呢！以後等好了再說吧！』他沒有聽別人的話，像好人似地站在往前方去的隊伍裏；一路上羣衆歡送、扭秧歌、送熱雞蛋；一路上坐火車，坐汽車，走不盡解放區的大地盤；幾天幾夜之後，他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連隊，拿他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又回到自己的家。

革命經歷了千山萬水，在即將全國勝利的今天，人民的戰士又將以自己的行動繼續增添光輝的記錄。

這個故事並沒有結束，讓張順同志的誓言——爬也爬到江南去，來繼續告訴讀者吧！

一九四九、三、廿、於北平

千里趕隊

路明

待命南下的第四野戰軍某師，正傳頌着『千里趕隊』的李昌健等八位同志的事蹟。

去年冬天，當東北大軍像潮水般湧向關裏的時候，在一天風雨交加的黑夜裏，營衛二連李昌健和七個新戰士一起掉隊了。

他們都是安東省寬甸縣下露河區的人，飽嘗過亡國痛苦，身受過國民黨的殘害，直到寬甸第二次解放才翻過身來。於是八個人一起參加人民解放軍，八個人抱着一個心願：——要和解放自己家鄉的同志們一起打到關裏去，解放全中國。偏偏一出動就掉隊了。半道上人地生疏，腳板上打滿血泡，部隊却已無影無蹤了。只有一個信心鼓舞着八個人：反正革命不能回頭，向前趕總能找到隊伍！

19. 每當太陽一露頭，他們便踏上了不知道目的地的征途。在飛揚着漫天黃土的公路上，他們不停的向南走着，渴了喝涼水，餓了啃乾糧。腳上的血泡越磨越多，雙腳腫的像饅頭，而且金野鐵的骨病又發作了，大家就咬着牙，抬着他走。可是乾糧已經吃光了，不說抬着担架走不動，就是騎

在担架上的病人也餓昏了。還是望不到隊伍的影子。

一塊烏雲壓在心頭上，吳永俊皺起眉頭說：『路綫也沒有，究竟往那裏趕啊！』口音不同，問個路也挺難，再加他們八個人新參軍，沒來得及揹槍，嶄新的黃襖就像被釋放回家的俘虜。最壞的是又不知道本部隊的代號，誰個老百姓肯告訴他們隊伍過往的情形？孫文漢無精打彩的說：『再往前更困難了。』

排副李昌健知道，困難已經撞擊個別同志的心中。這時候，堅定的革命意志成了決定的力量了。他說：『同志們！只要往南走，一定能趕上隊伍的。如果往北走，就是開小差，把咱們當初參軍的心願丟了。參加革命不怕流血犧牲，還怕困難嗎？進了關就是老解放區，那裏老百姓會幫助我們！』他摸摸浮腫的腳，堅決地站了起來，其餘的七個也跟着站了起來，他們繼續前進着。

沒路費，他們就把各人的幾個零花錢湊在一起，拾不動担架，他們就攙上病人掙扎着走，雖然爬山涉水，勒緊褲帶，喝西北風，他們依然嚴格遵守紀律，一根草一粒飯也不動用老百姓的。當他們一步步走進萬里長城時，頓時信心百倍起來：進了關就有點眉目了。果然，在江家屯，他們打聽到北面卅里有自己這個軍的收容隊。這可好了，行軍路綫有地方打聽了，吃喝着病啥也不用愁了。但是他們却說：『別就誤了打平津啊！往前走一千也不往後退一十。』他們把病重的金野

鐵線到附近的休養所去，又一跛一拐地向南前進。終於在十二天的艱苦路程後找到了隊伍。當戰友們鬧烘烘地上來歡迎時，他們一開口就問：『快要戰鬥了吧？』現在，當部隊整裝待發的時_分候，他們又站在紅旗下對黨表示：在南下的大進軍中繼續『千里趕隊』的精神，克服困難為人民立功！

下江南競賽立功

海 帆

我怎樣來描述戰士們這一次南下的心理呢？我覺得，首先應該說一說下面的一個故事：

北平南面永清縣某莊上的烈屬劉大嫂，有一次給戰士們作了一段報告。她說她是個窮家戶，一大家子沒地沒房，丈夫和哥哥終年給地主幹活，掙不下一個錢，她們只得乞討積攢和挖野菜對付渡日，日子過的趕不上地主家裏的一條狗，丈夫傷心的哭了好幾回。一氣就跑出去參加了八路軍。抗戰勝利後，丈夫因腿負傷殘廢，被派回本莊工作，哥哥也參加了農會，家裏分到了土地和房子。正當全家歡慶解放的時候，國民黨匪幫佔了她莊，匪幫們替她主要回了土地和房子還不算，而且又殺害了無數窮人，她哥哥被砍死了，丈夫被活埋了，十多歲的孩子被抓去當兵，因被拷打而噠死。……她在哭訴了這一段悲慘的事實後，懇切地要求戰士們打過長江去，捉住蔣介石給她報仇！一陣憤恨而激昂的喚呼，立刻在下面爆發：『捉住蔣介石，爲千萬個劉大嫂報仇！』

『打過長江去，解放江南受苦的人民！』這一莊嚴的宣誓，代表着每一個人民解放軍的戰士，答覆了劉大嫂和所有受苦受難的人民底要求。

戰士們的心，和江南人民緊密的聯系起來了，他們深知在長江以南廣大地區裏，成千成萬的人民，不是正像劉大嫂一樣遭受國民黨匪幫的迫害嗎？所以當他們在報紙上看到或聽到反動派仍在長江以南製造慘案，屠殺人民的消息後，他們激動得再也不能忍耐了，他們紛紛向上級提出迅速下令出征的要求。

每天總有數十封請求書自連隊送到軍黨委。從這些書中，我彷彿看到了千萬個戰士們沸騰的心。某團二連機槍三班的同志抱着一種崇高的思想向軍黨委請求：『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我們再也不願讓自己的階級兄弟繼續遭受匪幫的蹂躪和壓迫，我們要早日救他們出火坑，和咱老解放區一樣，享受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我們請求上級早日給我們出征的任務。』某團二連一班的同志則用剛強的意志作保證，請求迅速下令南征：『只要給我們南下的任務，任何艱苦困難我們都能忍受。』該部三連楊興乙同志有寒腿，衛生員已經收拾好行裝，準備送他到後方去休養，但他堅決不去，他找到了指導員說：『我說啥也不去後方，我爬也要爬到江南去，指導員你說，這回是解放全中國的最後一次進軍，再到那裏去找這樣的立功機會呢？』雖然指導員仍是安慰他去休養，但他還是固執自己的意見：『你要是不相信我，我就在你面前下決心，回班以後再寫保證書。』他的請求直到指導員答覆才甘休。

爲了解放江南人民，爲了完成歷史所賦予的任務，一種高度的革命英雄主義，正在全軍普遍

蓬勃的展開着。某團供給處飼養員羅青雲同志，今年已經四十五歲了，他的兒子羅文魁，現在戰防砲連當副班長，前幾天，他給他的兒子寫了一封挑戰書：

『文魁同志：你們連裏每個同志的立功計劃訂好了嗎？咱們爺兒兩來比一比好不好？我提出下面三個條件：第一、堅決不掉隊，而且把馬餵好餵肥，第二、不犯羣衆紀律，不麻煩老百姓，行軍中還要幫助老鄉幹活，掃院子挑水。第三、行軍中沒有房子住，吃不上飯也不講怪話，克服一切困難。我不但敢和你比，也敢和你們全班小伙子比，我要當個老英雄。如果你不信，那就到江南再看。……』人民解放軍的特質，在這封樸素而又充滿了英雄氣慨的信中充分體現出來了。當然，表現這種英雄氣慨的例子還很多，比如某團『馬莊連』的李永田，他跑到連部要求到江南去送第一包炸藥，等到連部答覆以後，他才興高彩烈的回到班裏。又如某連『膠縣連』，他們集體表示要把光榮的旗幟首先插到江南去，並且決心爭取新的光榮，將他們的名字永遠留在解放全國的功勞簿上。還有不少同志要求支部在這次大進軍中考驗他們，教育他們，吸收他們入黨，更有不少同志不時跑到連部去詢問立功條例。

在臨行前，人們帶着一種興奮自豪的心情向家中父老告別，下面就是砲團一營戰士姜學光給他姐姐的信『……記得在父親臨死的時候，對我抱有多大的希望，而諸位姐姐們也從三歲撫養我成人到送我參軍，也希望我爲人民多立功勞，可是在錦州和黑山戰役裏，以及進軍關內時，我都

錯過了良機，沒有實現先父和姐姐們的願望，實在慚愧。現在我已下了很大的決心，要在滙軍江南中立一次大功，請姐姐們在家等着我們在江南勝利的時候，我一定要把喜信寄給你們……」中國歷史上有那一個軍隊的兵士，能比得上我們解放軍的戰士對於自己的事業如此忠誠和愉快呢？

『拐子班』變『光榮班』

七二大隊六連九班，全班十二個人：六個掛過彩，都是左眼上；兩個三等殘廢；陳大俊一着涼就抽『羊角瘋』；李孔州的疥瘡變成了疥毒，兩個大腿裏子爛的沒好地方，全班走起路來，有好幾個同志是一蹶一拐的，所以連裏的同志都叫他們『拐子班』。可是，就這『拐子班』，南下途中，在全連考了第一，被選爲光榮班。

行動開始，團黨委爲了響應軍師黨委所提出的『創造兩模連隊』號召，提出創造光榮班。全連的眼睛都望着九班，怕他們拖全連腿。可是九班同志決心很硬，向功臣班——四班發出挑戰書，要和他們做革命的友誼競賽，看誰爭取到『光榮班』的光榮稱號。陳大俊在班務會議上下決心說：『我爬也爬到武漢去！』李孔州的決心更硬，他說：『你能爬，我跟着你滾也滾去，決不能在偉大的任務面前裝蒜，拖全班腿！』

第一週行軍，陳大俊的抽瘋病就犯了兩回。老陳這個抽瘋病一來，嘩綽倒地，抽的牙咬的緊緊的。李孔州要藉着他走，劉成就準備用担架抬，可是當陳大俊醒過來的時候，他搖頭擺手，

自己咬牙堅持走，連班長替他拿背包他都不肯。段金雲脚打了血泡，沒告訴別人，他們爲爭取南
下光榮班，而堅持行軍。

他們戰勝困難的辦法是團結互助。陳大俊犯了病，不能吃飯，李孔州就給他煮雞蛋吃，熬稀
粥喝；手不好使，李孔州替他洗腳洗臉；腿站不穩，李孔州就扶着他走，解手時也扶着他，不怕
埋汰；行軍帮他指炸彈。李孔州疥瘡大發了，陳大俊也帮他擦疥，行軍替他扛炸藥。全班對病號
都是那麼關心，每人一件懂有的棉襖，夜裏再冷，也爭着往病號身上蓋，走在路上只要發現誰有
點不舒服，那他就不要想再指一點東西，大家都來分工互助。他們爲了消滅非戰鬥減員，班長會
領導大家討論過，辦法是互相關心，出了汗誰也不能摘帽子，不能喝冷水，互相檢查鞋襪，夜裏
放哨，解手誰起來誰替全班蓋衣服，誰要有病，要幫助他把大病化小，小病化無。兩週行軍的結
果，互相關心完全作到了，段金雲打血泡，沒吭聲，但沒瞞過班長去。王春福的脚指甲長，走路
頂脚，李孔州一發覺，立刻帮他剪好。

對於羣衆紀律，經過兩個星期的檢查，九班始終是全連的榜樣，不但沒犯一點，還幫老鄉作
了許多工作，掃院子，雖然在行軍環境，也非常徹底；就連一根柴火棍也拾起來送到柴火垛上去。
。廬裏、牀底下、門後、窗前，也別想剩下一點塵土，洗臉洗脚地弄濕了，弄點乾土墊上，掛東
西釘的釘眼，臨走時用泥塗上。事前他們估計到，最容易犯紀律的是：丟碗筷，打盆，用針線。

爲了防止這些事發生，他們不借碗筷，打菜用盆要謹慎，打飯盡量用桶。班裏自己花錢買了針線包，除此，幫老鄉起豬圈，鄒立清有次買梨，老鄉多找給他八千元，他發覺了急忙擦着給送回去，不犯羣衆絲毫利益。

在愛護公物方面，九班更是想了很多辦法，這樣天天行軍，你只要在晚飯後檢查他們的槍，你就很難看出這是經過長行軍的槍，一個土星也很難找到，一天擦一遍不算，走路休息也得擦幾下。爲了不丟子彈，子彈帶縫的緊緊的，九個迫擊砲的子彈，都用布包上。

宿營了，一個人的東西掛一個釘；出發了，組長檢查過，保管組員又檢查，班長也還要來一遍，行軍途中休息起來，大家又互喊一聲不要忘了東西，有次段金雲把替病號積的手榴彈放在飯包裏了，王春福一查全班少了兩個手榴彈，馬上報告了班長，等查清了在段金雲的身上，大家才鬆了一口氣。

『不是你這一說，險些丟了我的光榮！』

——思想互助小故事——

班長 修希孔

突擊連機三班徐祖榮同志，最近幾天表現不大高興，因為向來沒炕，都是睡床，一到晚上睡覺就想起炕來了。他說：『我們家的炕又寬又長，燒的熱呼呼的，睡起來真舒服。』想到炕就想起家來了。他自己對自己說：『當兵有啥當頭，連炕都當沒了，還不如早先的家好呢。』本來是想炕的連着就想起家來了，思想包袱愈摺愈沉，心裏老是想不開怎麼辦呢？晚上，他自動找班長談話。

31

『班長，我有一件事想不開了！』他對班長說了這句話，臉上很不高興的樣子。班長說：『有啥事想不開的呢？咱們是很老的同志，道理都懂，思想也不壞，你又是東北人，離家這樣遠，莫非說你還是想家嗎？』他聽到班長提到想家兩個字，很老實的說：『我是想家裏的那個炕。』

『你怎麼的呢？這不是笑話嗎？』班長笑嘻嘻的問他，『那，我就想炕嗎，都說南方好，連炕都

走丟了，好險呀！我的思想就爲這個問題想不開啦，請你給我想辦法吧。」班長聽他這一說緊忙答道：「這個容易，你第一想想，我們南下是爲睡熱炕來的，還是爲幹啥來的？」他聽班長提醒這一句，想起了自己的南下決心：是爲的解放受苦的人民。

班長看他好長時間沒喘氣，就追着問他：「想的怎樣？」「班長！你提起南下決心，我又不爲睡熱炕來的了，但也沒想到南方還會遇到這樣苦呀！」班長見他提到苦，就問他啦：「你看這幾天我們看見的老百姓不是也睡的床嗎？他們受了水災和國民黨的殘害，沒吃的，沒穿的，好歹，咱們還有個棉襖，你說還是老百姓苦，還是我們苦？」他聽班長拿我們跟老百姓比苦，知道自己錯啦，忙對班長說：「我的思想錯了，遇到一點苦就熬不住啦，真對不起我立的那個艱苦功——班長！不是你這一說幾乎丟了我的光榮！」

班長聽他這一說，忙向他解釋：「我們這個苦是臨時的，你說關裏氣候又這樣暖和，到了三四月就不冷啦，再說咱們這一點小困難還不能克服嗎，關裏的同志到東北解放我們，連大雪『亮』子都淌啦，凍壞手脚，都沒吭氣，我們才受凍幾天就這樣叫苦，老同志聽到了要說我們忘本；老百姓聽到我們叫苦，就要說我們太不了解關裏窮人沒被睡床的困難啦，再說我們都有棉襖，兩個人打通腿睡，就互相凍不着。」徐祖榮聽班長這一說，感覺得自己叫苦不對，並當着班長表示了自己的決心：「遇到任何困難不低頭。」

路過家門口

白刃

出發以前，李振江找到指導員。指導員沒有等他開口，便先說道：

「李振江，今天路過你家門口，可以回家看看，你家裏不是三口人嗎？」

「是的，……」李振江還想說什麼，指導員却接着說下去：

「本來麼，好容易回趟家，該多住兩天，不過這次任務太急，兄弟部隊已經打到浙江，咱們還在山東。昨天晚上和連長商量，准你一天假。後天隊伍大休息一天，你就趕上了。」

「指導員，我……」李振江皺着眉頭，指導員好像知道他提什麼意見，忙搶着問道：

「家裏有什麼困難嗎？」

「沒有什麼，在河北整訓時，家裏來信，說分了房子和地……」

「那就好了，」指導員又沒讓他說下去，「到家門口，我和你回去拜望老大爺，還有大嫂子。讓你們副班長留下做伴，明天一塊躍上來。」

李振江見他說完了，正想說出自己的心事。這時候事務長提着一塊豬肉和一小袋子白麵走過

來，指導員又指着豬肉說：

『這是軍人委員會的意見，由咱們節省的食品錢買送給你家的，回家包頓餃子，吃頓肉餛飩，好好團圓團圓……』

『指導員，』李振江實在忍不住了，截斷他的話說：『指導員，我不回家！』

『什麼？』指導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回家！』聲音是那樣堅決。

『不回家？』指導員驚奇的問。

『不回家？』事務長驚奇的望着豬肉。

『不回家！』李振江的聲音像打鐵一樣脆。

『爲什麼？』指導員奇怪的問。

『指導員，你忘記我訴苦時的決心嗎？』

『哦，』指導員知道他從小受苦，知道他的決心是『不解放全中國不回家』，但他對李振江說：『這次是順路，又不是特別請假，還是回家去看看。』

『不，』李振江搖搖頭，指導員上次讀報，不是說古時候什麼大禹治水，三次過家門口沒進去望望嗎？全中國不解放，我也不回家。』

指導員又喜歡又奇怪，喜歡的是他讀的報起了作用，奇怪的是……

「指導員，」李振江沒讓他想下去，「請准許我走別條路，從東面繞十里路，快點走，晌午就碰上你們，因為這條路走過的莊子，熟人很多，走俺那莊子，恐怕又要麻煩。」

集合號響了。指導員腦子裏轉了兩圈，便答應他的要求，並且叫他班上的副班長和他一道。臨走時又悄悄叫副班長和他好好啦啦。

副班長和他繞道走，開頭兩人都不做聲。副班長知道他祖輩三代扛大活，日本投降那年，國民黨軍隊抓他去當兵時，老婆哭孩子叫，老父親還挨了兩個耳光。在國民黨匪軍時曾三番五次想溜掉。前年鞍山解放，裝腿病，想叫清洗回家。

「老李，」走了一會，副班長開口了，「剛出發，不是聽說你想回家看看嗎？」

「嗯，想過。」李振江低聲的回答。

「爲什麼又變了？」

「爲什麼？」聲音變的很沉痛，「副班長，過黃河那天，你沒見那個瞎大爺和那個可憐的大嫂子嗎？蔣介石把黃河水放回山東，把他們七八年來，辛辛苦苦在河身上蓋的房子和開的地都淹了。老大爺氣瞎了眼，大嫂子的丈夫和兒子都餓死了。害的他們無家可歸。國民黨反動派不消滅完，多少老百姓還在遭殃——我家裏現在有吃有穿，比我家還強的多。」

『不過，順路到家望望，怕什麼？』

『副班長，你忘了咱們爭取模範班，頭一條就是不請假回家嗎？』

副班長點點頭，以爲已經了解他不回家的全部原因，其實李振江還有兩點隱在肚子裏不說，那就是他當了一年半解放軍，不但牌子（獎章）沒得一個，連小功都沒立過。怕回家問起來多丟臉。還有一點，他們小兩口太好了，要是老婆一扯腿，決心就受影響，給自己添麻煩。乾脆不回家還利索，過後再打封家信。眼看全國快解放了，勝利後立了功，帶着光榮牌子，有機會再回家看看多好啊！

邊走邊啦呱，不知不覺走了三十里路，已經望見大隊的尾巴了。李振江說：

『副班長，快點走，跟上隊伍。』

說唱下江南

西虹

一九四九年，大軍下江南，有一樁故事出在三連。三連有一位老戰士，大名就叫李志堅，翻身參軍三年整，戰鬪行軍都爭先。東北解放他把決心下，進關報恩，解放華北，他就威風凜凜打進山海關。平津解放萬民歡，大軍又要下江南，李志堅心中有話肚裏藏，愁了黑夜愁白天：如今華北得解放，離我老家兩三千，本該回家享太平，爲啥偏偏下江南？聽人說，南方冬夏穿單衣，我不服水土真爲難！又聽說，太陽晒熟了生鷄蛋，這事我當然沒看見。左思右想心發悶，一股氣火往上穿，正好這天受點風，李志堅蒙頭大睡病奄奄。他昏昏沉沉回了家，全村老少都喜歡，街坊鄰居來問好，母親又把日子誇一番。志堅越聽越高興，果然是光榮軍屬不虛傳。抬頭看，新衣新被一大換，立功喜報牆上黏，鍋碗瓢盆都不缺，青菜米麵都整全。門口是軍屬之家光榮匾，一對花燈好新鮮！槽頭上驢馬一叫喚，李志堅心裏打算盤：快快拉馬扛犁杖，好去莊外耕大田。母親見他往出走，老聲老氣開了言：兒哪，你怎麼回來的？拿隊伍上的請假條給媽看看。志堅胆壯口氣大，硬著頭皮說假話：我入關報恩日期滿，自動回家你別管，省得農會多照顧，我要種地打糧送前

純。老人家一聽身發抖，手舉拐棍眼溜圓：快給我滾回隊伍上去，開小差回家真丟臉！李志堅當頭吃了一悶棒，呼呼噓噓氣發喘，揪超被頭睜開眼，他媽的，剛才做了一個夢。眼前是班長滿臉笑，送進來幾顆煮雞蛋。志堅不吃也不言，假裝睡覺好羞慚，班長唬心他病加重，輕聲輕氣走出房間。這時候，院裏哨笛吱吱叫，大夥開會都發言，李志堅一人守空房，孤孤單單心不安，伸手口袋摸了摸，又把家信看一番。這千里來信情意重：老母親勸兒下江南，不滅蔣賊別回家，你革命到底理當然。李志堅暗把自己勸，再鬧情緒可就危險，若是不聽老人言，光榮歷史全丟完！明光大道你不走，爲啥要往死角鑽？聽得外邊人聲鬧，他側着身子聽心間，原來是半拉子，打頭的，豬倌，牛倌，全連窮哥兄弟發了言。一個說地主逼死我爹和媽，壓迫剝削我幾十年。一個說地主殺人不見血，好比是刮骨鋼刀真兇險。一位戰士叫張小三，他的老家在江南，刮民黨抓他當了兵，現在是人民戰士好喜歡。祇聽他哭爹叫媽恨地主，祇聽他連喊帶囑訴心冤。他說道：我的苦處訴不完，直想把蔣賊一刀砍，報仇立功就在這年頭，我要決心下江南！全連同志低了頭，一個個咬牙切齒淚滿臉，關外的同志全起立，擦乾眼淚握緊拳：南方的同志別哭啦，咱們生死抱成團，有我五尺英雄漢：跟你南下報仇冤。聲聲口號震天響，南方的同志也開言：天下窮人是一家，那裏還分北和南，北方人民摩翻身，南方人民等着咱，何時不解放全中國，窮人的冤仇伸不完。大夥紛紛喊口號，感動了咱們李志堅。志堅兩眼淚不乾，想起了自己的苦和冤：當初我也是貧窮漢，各

無棉來夏無單，起早貪黑累成個泥猴子，地主還罵我清閑。到如今，粗火黑胖肩膊寬，勇敢獎章戴胸前，錦州瀋陽我逞英雄，突破天津也一般，光榮事蹟這樣多，爲啥丟在牆後邊？道真是翻身有了房子地，飽暖忘了飢和寒。又真是滿腦子漿糊不開竅，光看近來不看遠。想着想着心難過，推開被子坐一邊。班長帶哨剛回來，看着志堅他楞了眼：好我的病號同志，你要喝水我去端，病中可別再受風寒，蓋上被子快睡下，害病可不是鬧了玩。志堅聽言低了頭，心中好似滾油煎，哭哭啼啼吐心事，賭咒發誓下斷言：革命是大海我就是魚，游在天邊也心甘！忠誠老實是大事，從此決心下江南。此去當然有小顧慮，共產黨的隊伍從來不怕難！都怨我思想犯毛病，從今努力更向前。班長這才換了底，笑笑哈哈開了言：到底還是老同志，誠懇反省不簡單！算了吧，別心酸，眼看全國快勝利，咱們加把勁，齊下江南抓戰犯。



模範黨員王希春

王長和 王鋼坤

王希春同志是六大功臣，這次南下，又得了『模範黨員』的光榮稱號。

問他怎麼得到這些光榮呢？他說：『是黨領導的正確。』但是王希春同志的覺悟高，成天價捨也不想，時時刻刻想着從小沒爹娘，給地主抗活，共產黨救了咱，一定得跟着共產黨幹到底，所以，他在錦州戰鬥兩次不下火線，第三次打掉半截小便，堅持完成任務，在院裏才能走動，就給階級弟兄端屎端尿，立了兩小功，未等傷好就堅決上前方，一來到正趕上部隊南下，他向支書表示了『創造模範黨員』的決心，四十多天來，決心完全實現了。

因為傷未好，連裏叫他坐車，他堅決不去。不叫他抬給養，但他從來沒空手。住下後勞動工作還是幹到頭裏。董發先害眼看不見路，他連槍帶給養一塊給他扛上，住下給他洗腳洗眼，替他站崗。解放同志張起病得上吐下瀉，王希春同志對他的照顧更週到，連大小便都不叫他出去，親自給他端屎端尿。下晚把大衣給他蓋上，但張起想到班副四十多歲了，殘廢，直盲眼，咱有點病那能蓋兩件大衣呢？』晚上又輕輕給王希春蓋上，王希春醒了又慢慢給張起蓋上，張起醒來，看

了看全班同志，又看了看班副臉也沒蓋，在門後，感動的掉下淚來。這樣來回偷護了三次，兩人誰也沒蓋，還是王希春把大衣給睡熟的同志們蓋上了。第二天，張起堅決不坐車，堅持到目的地。張起把王希春叫進去難過的拿着一個小東西給了王希春說：『我對不起你，這金鎗是準備開小差用的路費，我要求入黨是煙幕彈，今後我再不開小差了。』以後張起成了積極分子，有一天行軍下雨，住下後洗了全班的襪子。他就用這樣模範行動結合教育，改造了三個同志。行軍的路上，戰士莫玉桂，宋清甲自動組織全班討論，『班副爲啥對咱這麼好？』討論後一致表示用走好路來回答班副的關心愛護。

活躍在前綫的宣傳隊

林劍

從松花江到山海關，再從平津到長江邊，這四個點所連成的一條直線便是近萬里路程。這綿長的距離中間有高山有平原，有峻嶺也有河川。假如你乘坐上一列長途火車，恐怕也會感到非常疲憊的，然而第四野戰軍是用徒步走完了這段路程的，不僅如此，並且他們的足跡將踏遍南方各省，他們的足跡將在中國的版圖上從北到南劃上一條無形的線；而這條線將記錄下第四野戰軍的全部戰史。這是世界歷史上步兵部隊罕有的遠征紀錄，他們因此而感到祖國的偉大和驕矜。

在如此遙遠的征途中，野戰軍極其緊張愉快地邁着步子向前進，每當思索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便想起了野戰軍宣傳隊的功績。通常，宣傳隊是最善於運用各種形式來鼓舞部隊的。比如，在長途行軍中，宣傳隊以很大的力量組織了行軍鼓動棚，這是一種不拘任何形式，表現簡短而有力的文藝活動。比較有經驗的宣傳隊所選擇設置鼓動棚的地點，常常是十分恰當的地點。記得當部隊路過冀中大平原的時候，有一天宿營地較前幾天都遠，並且在距宿營地上幾里的一方有一條大沙河。本來部隊是已經疲勞了，況且這沙河走起來很吃力，可是宣傳隊自同志便在這裏分了兩

個小組：剛到河岸處是演說組，宣傳隊員拿着喇叭筒子便喊起來：『噯，同志們聽我言，宿營地在眼前，走過這塊沙土河，溜尖的大道在前邊。整整背包整整鞋，再走上幾里不犯難……』演說組掌握了許多具體材料，經過那個單位，他們就有那個單位的材料，他們經常把前兩天行軍中表現好的同志演說出來。這種簡短的演說，極能說動人，往往被表揚的那一個同志在隊伍裏紅着脸，而心裏却是非常愉快的。第二組便是軍樂隊，喇叭和洋鼓一響，人們便輕快的跳動起來，當樂隊吹起秧歌調的時候，我看到戰士們便情不自禁的扭起秧歌舞來。當然大家的疲憊情緒便減低了很多了。

宣傳隊員另外一種經常工作，便是沿途寫標語。這些標語也是在部隊未到之前，寫在目標明顯的地方的。標語的內容多種多樣，如應該提起戰士們注意的，他們便寫：『不要喝涼水，防止拉痢！』『大小休息馬上要整理鞋襪。』『開水喝足，熱飯吃飽，走起路來呱呱叫。』此外，時事消息也經常是標語的內容，比如當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奮勇前進的進軍命令傳到部隊以後，第二天在大道旁便出現了『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打到江南去活捉戰犯蔣介石』。在這樣連續行軍的情況下，有時候宣傳員同志比部隊還要疲勞些，但他們都知道這些工作已經收到良好效果。他們就不怕疲勞了。

不僅如此，在戰鬥的時候，宣傳隊的工作也是很緊張的，比方，我軍沿平漢路南下，為掃清南

下障礙，拔除華北最後的一個孤立據點——安陽時，某師的宣傳隊就創造出一種極有教育鼓勵作用的『火線慶功會』。當三營打下太平莊、龍虎莊以後，師部宣傳隊便携帶了簡單的物具，在三營的駐地（距前沿陣地不足半里路），替他們開了個火線慶功會，通過演唱、說快板、唱大鼓等活潑形式，便有頭有尾的把前天在戰場上勇敢殺敵的英雄們歌頌了出來。英雄們戴着大紅花，傾聽着台上唱着自已的名字，表演着自已的戰鬥動作，這是多麼鼓舞人的戰鬥意志呀，這些時候大家都感到了英雄的榮譽。我看到一位左胸衣襟佩掛着『毛澤東』獎章的小衛生員，在慶功會結束的時候，這樣說：『我的功勞都是黨的培養，同志們的幫助得來的，在下次戰鬥中我不僅個人立功，並且願意和大家立個「集體功」。』這裏，便可以看到熾烈的戰鬥情緒在跳躍。

在行軍、戰鬥之外，休整的時候，宣傳隊的工作仍然異常忙碌：排戲、輪流到各部隊出演；把部隊中最突出的模範人物和事蹟，搬上舞台，通過戲劇的形式在部隊中廣泛的宣傳。於是戰鬥上的、工作上的、一面一面的模範人物代表的旗幟，便在部隊中樹立起來了。



支部書記的兒子

征南

——某師警二連孟傳江看家的故事

警二連孟傳江同志，三歲時跟父母逃荒到了東北。以後他父母搬回關裏來，孟傳江却留在東北了。

『八一五』後孟傳江便參加了人民解放軍。這次部隊南下，路過孟傳江家的附近（離二十里），孟想回家看看，想着炫耀下自己參加解放軍的光榮。三月七日部隊駐在東陽村時，連首長便叫二排長送孟傳江回家看看。

孟傳江一進家門，他父親正領導着開村支部大會，孟傳江便說：『爹！我回來看你老人家啦！』

47

『你也參加解放軍啦？好啊！若沒共產黨你那能回到家呢？』老人家的態度很嚴肅。開會的人一見支部書記的兒子回來了，都起來讓坐倒水。孟的父親又說：『你五弟現在野戰七旅，任連

長。二月裏他路過咱家時，叫他進屋休息下他都沒進來，看你離家二十多里路遠，還掛扯着排長的工作來看家，看你就不是進步的表現。」孟傳江一聽，身像潑了涼水一樣，覺着自己已家裏人矮半截。老人家沒再與他多談，便忙着給排長倒水，又問二排長說：「排長！傳江在部隊怎麼樣？黨的問題解決了嗎？」二排長很猶豫的抬起身子，說：「現在他在我排當副班長，因為他本身還有缺點，所以還未入黨！」老人家聽到這話，傷心的低下頭來說：「這誰都不怨呀！這怨他自己不進步呀！回去向連首長說：幫助他好好進步呀！現在還沒入黨！」老人家又轉過身子向孟傳江說：「你回到連隊要好好學習，積極的工作，不然你就落在你五弟的大後面了，你看咱家都是過的黨的生活，我是村支部書記，你五弟參軍不久就進步的負了連長的責任。我這大年紀還積極爲黨工作，你怎麼還不是個共產黨員呢？」老人家又重覆了一句。孟傳江急的起來坐下，覺得又羞又慚，半天沒回上話來。

老人家端來了熱騰騰的餃子，孟傳江無精打采的吃了幾個，就問父親說：「我們回去吧，部隊走遠就難追了。」老人家點頭笑了笑。孟傳江的大哥就忙給他拿錢，老人家却在旁擋住說：「在部隊有吃有穿，用錢幹啥？」臨走時老人家又向孟傳江囑咐：「再來信要寫上你入黨沒入黨，立功沒立功？」孟傳江回答老人家說：「你看着，在解放江南中就一定決心立功入黨，若不就沒臉再見你老人家。」

回到連後，孟傳江找見指導員檢討：『我從前看不起上級，對下級要態度，總覺自己比別人行，這次回家一比，才深刻的知道了我的錯誤，指導員你看着：這次在南下中用立功和爭取入黨來說明我自己。』

魏炳義回家

南下部隊路過河北阜城縣時，副指導員特地陪着軍械員魏炳義回家去看看。魏炳義的妻子剛剛織完布，正要走出門去，一見丈夫回家來了，連忙照顧指導員和他坐下休息，慢聲細語地說：『隊伍正忙着南下去解放全中國，回家看啥？自你走後，我不缺吃，也不少穿的，日子過得比過去強多啦！』不一會，魏炳義回家的消息傳遍了全村。村裏的婦女會員們跑進屋來問長問短，非常親熱。魏炳義和副指導員兩人正在應付不過來，村裏共產黨支部書記和二十多個黨員也來了，他們談了談大軍南下的蓬勃士氣和後方人民支援南下的熱烈情況後，支部書記就向他們介紹些本村建黨、生產等工作，特別提起魏炳義的妻子已經是一個共產黨員，並且是村支部的宣傳委員了。去年她還被選為全村的織布模範。魏炳義在一旁聽着，臉上一陣紅似一陣，羞愧得說不出話來。他一九四七年冬天就在東北參加了解放軍，到現在還不是共產黨員，他在革命隊伍裏一直怕吃苦，老想家，工作不好好幹。剛才一進門來，看見滿屋裏擺得整整齊齊的傢具物品，就知道自己怕老婆挨餓改嫁的想法完全錯了。現在坐在家裏，簡直不敢和妻子說話，生怕她問起這幾年自

已在部隊裏的情形。可是吃飯的時候，他老婆却偏偏問起來了：『你在部隊裏担負什麼責任？』

『入黨了沒有？』魏炳義臉臊得通紅，半天才吞吞吐吐地照實回答。他老婆立時沉下臉來，低頭不語，夫妻倆都無心吃飯了。停了一會，他老婆對指導員說：『希望你回去後，多多幫助他進步啊！』接着她又對魏炳義說：『好幾年了，連黨也沒有參加。眼看全國快要勝利了，還不好好幹，往家裏跑噲！』只羞得魏炳義無話可答。第二天，天剛亮，魏炳義對妻子說：『我要回去了。恐怕追不上隊伍。』她整天只希望他趕快進步，也不多留。臨走時再三叮囑他說：『回連隊後，要積極工作，努力學習，爭取立功入黨，以後再回來看我，我臉上也光彩。不然的話，我也跟着你丟人。』魏炳義堅決地說：『你放心，我一定要在南征中立功入黨。要不然的話，就不回來見你和全村的人！』魏炳義回到連裏，隨即向全體指戰員作了一次沉痛的檢討，從此各方面的表現都大有進步。

囑咐的話兒記心中

一二八師張奮成

走一程來又一程，
村村父老來歡迎。
莊頭上大旗隨風飄，
歡迎的口號喊連聲。
兒童團員把歌唱，
松牌門搭在街當中，
標語貼得滿街紅。
老大娘又端盆來又提桶，
開水燒得熱騰騰，
送給咱們喝了好趕路程。
不等到達宿營地，

村裏官把房子騰。
婦女挨門來慰問，
『衣襪破了我們縫！』
村幹早把慰問品來送，
大甜棗，
小棗紅，
『同志們嘗嘗是咱心情。』
同志們吃了真高興，
父老囑咐的話兒記心中：
『堅決打到江南去，
解放全國窮弟兄，

打仗勇敢衝鋒猛，
立個大功更光榮。
喜報送到你家中，
過年好掛光榮燈，

金字大匾懸門庭，
人民功臣耀眼紅。』
同志們好好來行軍，
革命到底最光榮來最光榮！

賀功會上再團圓

張芸生

——軍屬寄給前方丈夫的一封信——

蜈蚣風箏飛上天，
草芽兒發綠麥苗兒鮮。
冬盡春來天氣暖，
祝你在前方身體健康。

鑼鼓喧天歡送你，
區長握手問長又問短，
人羣裏偷偷將你望，
我喜的想笑又不敢。

前年你自動把軍參，
一朵大花戴胸前，
紅綠綢子結綉球，
馬頭纏了好幾圈。

雖說離家快二年，
勸你在外心放寬，
自從土改分了地，
咱家有吃又有穿。

爹常說：『早先種地出牛力，
 養活地主心不甘，
 如今下力爲自己，
 發家致富勤生產。』

全村羣衆大會上，
 幹部給大家把話談！
 模範還是志遠家，
 大家點頭沒意見。

我織布，娘紡線，
 穿衣零花都方便，
 咱爹拾糞割青草，
 黃牛饑的光撒歡。

我心裏笑着悄悄地想，
 信裏邊得寫着這一款。
 咱爹笑咪咪地一邊坐，
 嚙嚙嚙地吸旱煙。

人肯下力地不懶，
 簸箕簸來撮車搗，
 好的裏頭挑好的，
 評論到最後數着咱

眼前操辦着蓋西房，
 磚瓦石灰早買全。
 年前買了三棵白楊樹，
 配上榆櫟够三間。

家裏的光景蜜樣甜，
 一年過的強一年。
 平日不缺吃米麵，
 過個年節更喜歡。

三十、初一包肉餡，
 花糕、白糗蒸的全，
 五更早起天不明，
 幹部、羣衆來拜年。

解放軍家屬人人敬，
 送的對聯耀眼紅，
 五角星燈門口掛，
 照的四鄰都光明。

清的是水，明的是鏡，
 咱倆心裏亮晶晶，
 共產黨領導羣衆出火坑，
 支前、參軍兩光榮。

你在前方打敵人，
 保衛咱的好光景，
 爲大家也是爲了咱，
 咱和大家分不開。

眼看全國要勝利，
 蔣美陰謀假和平；
 臨死想着喘口氣，
 養好傷來害羣衆。

冰雪不能見太陽，
黃葉就怕颯秋風，
解放大軍往南下，
反動派鷄飛狗走難逃命。

打死落水狗，
擠瘡不留膿，
不把反動派消滅了，
中國不會有太平。

水連水，山連山，
窮人知道窮人受苦情，
咱家翻身得解放，
不能忘江南的窮弟兄。

盼你過江向前進，
盼你英勇立大功，
我要向你來挑戰，
三個條件來保證。

頭一條照顧二老不怠慢，
家裏事情我照應，
第二條我要多勞動，
場裏地裏我都行。

再就是婦女工作好好搞，
勞軍鞋子準備好，
實納幫子千層底，
又耐穿來又輕巧。

訂好計劃努力幹，
 全數完成不費難，
 婦女會裏選模範，
 我碗裏豆粒準丟滿。

你當民兵時候就勇敢，

本領還要下苦練，
 英勇殺敵在前線，
 掛上獎章真燦爛。

等你打敗賊老蔣，
 全國勝利轉回還，
 經過鄉村和城鎮，
 到處歡迎常勝軍！

那時候！

你英勇，我模範，
 一對夫婦多體面，
 齊去參加賀功會，
 手拉手來肩並肩。

星星成羣格外亮，
 英雄模範到會場，
 毛主席像高高掛，
 漫畫、標語貼滿牆。

鼓樂鞭炮響連天，
 咱倆功勞榜上看：
 倆口都上功勞榜，
 你喜歡來我也喜歡。

姊妹團的唱歌子，
兒童團裏口號喊：
學習人民的好功臣，
習軍屬的好模範。

小孩搬着指頭盼新年，
我盼着賀功會上再團圓，
你心我心一條心，
幸福的日子在眼前。

二十斤米

璧

下午兩點鐘，解放軍某部都在翼縣大羅村宿營了。這村的糧秣委員，領着五連的焦股長，從郭老漢家借支了二十一斤馬料，三十斤草，折合小米二十斤。焦股長回到事務處，一時沒有零糧票，馬上稱出二十斤米，送到郭老漢家裏。他臉也滋顧得洗，就出發到明天的駐地去號房子了。

第二天還不明，集合號『的的答答……』的叫着，村裏歡迎的鑼鼓響成一片，隊伍就要出發了，五連的連長和文化幹事到村委會去辭別。

『老鄉們！打攪你們了，隊伍那裏不好，或是借的東西沒有還，請你們提出意見！』

『那裏話！一家人何必客氣？咱們隊伍的紀律真够一百一；村裏照顧不好，請弟兄們多原諒！』

連長笑蹩蹩的向村幹部們行了一個敬禮，轉身往外走，眼光偶然碰到西牆上掛的記事牌，寫着『一行字：』

『焦股長借支馬料二十一斤，草三十斤。』他停下了。

『道筆眼清了沒有？』

『提不着！焦股長出發的緊，忘了吧？這一點點，不用還了。』

農會主任蘇心民拉着連長的手，送出村委會的大門，隊伍已經出了村，只剩下一個班還在後邊，連長擺着手叫他們回來。

『焦股長欠村裏二十斤米，你們身上的米袋湊一下吧？』

戰士們一齊把行軍米袋解下來，一個去找布袋，另一個到村辦公處拿秤，農會主任攔這個抓那個，那裏抓攔得住？倒空了九個人的米袋，才湊足了二十斤米，大家說了句道歉的話，跑步追隊去了。

『真是秋毫無犯！秋毫無犯！』

農會主任提着布袋回到糧秣股，嘴裏還在嘟囔着。

晌午，村委會把米柴票從區裏領來了米，廣播筒叫喊着要各戶來領，一直忙到日頭偏西，眼單上各花戶都領去了，就差郭老漢沒有來，糧秣委員把布袋攆回屋，吃過晚飯，他自個帶着二十斤米，送到郭老漢家裏。

『老郭，爲什麼不去領米？』

『看！看！我不該領，還能冒充？』

郭老漢以爲他在開玩笑。

『真是老聾了，忘啦昨日過晌，五連焦股長用的你那二十斤馬料？』

『焦股長早已還我了。』

『怎麼說？』糧秣委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他馬上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

『糟了！你怎不早說？』抱怨了一陣，糧秣委員又把二十斤米扛回村委會去。村委會聽了他的回報，大家埋怨道：

『可糟透了！連長回去還不批評焦股長犯紀律！』

『這，真叫焦股長有口難訴呀，是咱害了人家了！』

你一言我一語，大家心裏都像塞了一把鹽！郭老漢趕來了，鬍子抖索索的像是辦了什麼虧心事；一句話沒說，他攆起米袋子就往外走。

『幹什麼去？』

『我對不住咱的隊伍，我去辯他們。』

『你往那裏搗？』

『不會問嗎？不趁早追，明天走得更遠了！』

『我去吧！不能光怨你，我也粗齒啦。』

糧秣委員把米袋奪下來，扛在自己肩上；農會主任送他往外走着，還再三再四的叮囑：『無論如何要找着隊伍啊！今天追不上，明天再追，多帶幾天盤川！』

這時大地沉在蒼茫的暮色裏，路上車馬的痕跡已辨不清了；頂頭的東南風捲着飛沙，打得人睜不開眼，月亮黃澄澄的，掛着一個大風圈，糧秣委員一口氣的往前面跑。

從大羅村出發的隊伍，當晚駐在南宮城南劉莊，連長因事出發，快半夜了才回來。次日清早他從床上爬起來，一脚跨進事務處的房子，焦股長正在打被包。

『老焦，檢討檢討吧！犯羣衆紀律沒有？』

『……怎麼啦？』焦股長不知從何說起了。

『哼！別裝饞啦！在大羅村借的二十一斤料，三十斤草，還了沒有？』

『我當是什麼事！那當時就還他了。』

焦股長鬆了一口氣似的，又忙着整理他的被包，連長發了火！

『還了？不是你還的吧！同志，坦白嗎？咱們是人民解放軍啊！』

『那裏能錯？如若沒有還，我受處分，我不配當革命軍人！』

『通訊員！叫文化幹事來給他證明。』

兩人面紅耳赤，正在難解難分，通訊員却領着一個滿身風沙的老鄉進來，揹着一個米袋一邊

親切的抓住了連長和焦股長的手，還在呼呼的喘大氣。

『連長！焦股長！對不住！對不住……』

連長和焦股長都猛地一怔，驚疑的打量着這個老鄉，還是連長眼亮，先認了出來：

『你不是大羅村的村幹部嗎？六十多里路，來得這樣早？坐下，坐下！洗洗臉吧！』

『米袋子，做什麼的？』焦股長問。

『嗨！可沒把我急壞！……直跑了一夜，才找着您。焦股長受批評了吧！真對不起，我們粗心！』

三言兩語，這個疙瘩就解開了，三個人的臉上都露出了會心的笑容。

『好的不能說賴！』

彭世淑

——南下大軍的故事——

南下過江的人民解放軍某部，從許昌四區辛張鄉金灣村經過，住了一晚。隊伍走了以後，莊上傳出伊金木家少了一個錫子，又說戰士扒了伊水堂家的蘿蔔，半夜推了王炎西家的門，還借了何麻貴家三條口袋沒有還。金灣農會知道了這件事以後，就開會討論。大家認為解放軍紀律嚴明，決不會私拿羣衆東西，更不會黑夜敲誰家的門，覺得其中必有緣故；需要調查一下，弄個明白。

首先找着村長，問是不是軍隊借了口袋沒有還（因為借口袋，是一定要通過村長的），村長說：『有這回事，那天大軍走的慌忙，把口袋帶走了。』這時，正好從百里外的漯河來了一個同志，送來三條口袋。他說：『那天事務長叫俺排長來還口袋，俺排長不知道是借那家的，找了好久，找不到主，怕給錯了，排長又急着趕隊伍，把口袋帶到了漯河。事務長說：「這口袋是何麻貴家的，他住在街南頭大門裏。」』連長就派我送回來了。』這個問題已經弄明白了。

農會又到伊水堂家去問扒蘿蔔的事，伊水堂說：『那天晚上，有個同志在外頭喝湯，菜不够

吃，要買蘿蔔，同志問我：「你家有蘿蔔嗎？照集上價錢賣幾個給俺行不行？」我就拿了四個蘿蔔給他。同志給錢，我一定不要。俺兩人讓了半天，同志沒法，便只好謝謝我。第二天我到村公所裏去玩，說昨天我給同志四個蘿蔔，這不知道是誰又傳說的，蘿蔔是我自己送給咱同志吃的，怎能說人家扒蘿蔔呢？」

推門的事，都說是王海林的娘說的，找着問她時，王海林娘把王金坤找來說：「要不是你對我說的，我怎會知道呢？」王金坤沒辦法，就只好如實坦白了。原來王金坤與王炎西媳婦有情，那晚王金坤去推門，她以爲是隊伍，抵着門不開。第二天王炎西媳婦和王金坤說：「昨天晚上不知誰來推門？」王金坤趁此就說：「是解放軍。」話就是這樣傳開的。

對於鐮子的问题，大家更不相信。部隊又沒到伊金木家裏去住，祇借了他一張床，一點草，還是農會去借的，部隊怎麼會拿他的鐮子呢？農會便去問伊金木家鐮子是怎樣的。伊金木的八十多歲的娘說：「這個鐮子是俺早前放起來啦，不知道放到那裏了，現在找不到了，俺沒說是解放軍拿的，不能冤枉解放軍。」

農會把這些事都弄明白後，召開了一個村民大會，四件事情都得到了答案，造謠的王金坤也作了檢討。會後羣衆都嚷着說：「光說不中呀，好的不能說賴！」「要是匪軍來了，咱早跑光啦，解放軍真正是咱們自己的隊伍！」

向江南進軍

冀中分社

——冀中人民歡送南下解放軍紀實

縱橫六百里的大平原上，正演出一幕歷史進軍的偉大場面，人民解放軍浩浩蕩蕩地，英勇地南下了。冀中的人民，把所有的熱情、所有的希望寄託給他們，拿各種物品慰勞他們。人民和戰士，凝成了一股偉大的力量，這力量是永遠無敵的。

穿着新軍裝的戰士，肥壯的戰馬，高大的轎重汽車隊，和汽車牽引的砲隊、坦克，沿着平漢路、津浦路、平大公路、和無數的平坦大道向前行進，穿過無數的松柏紅綠彩綢的牌坊，跨過無數的招待站，儘管農民們沿途澆着清水，也擋不住掀起的瀟灑天地的風沙，像海洋的潮水，滾滾南流，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向南行進。

所有的城市，所有的農村，工人、農民、老太太、剛會說話的娃娃，都裂開大嘴歡笑，都張圓了喉嚨高喊。秧歌隊、少林隊、霸王鞭、獅子會，用牛拉着的十八個人敲的大鼓，歡迎解放軍

五光十色的大卡車，迎着部隊歡呼着旋轉着，疾速的馳來。

部隊的發着金光的軍號響了，雄壯的進行曲歌唱了，學生們的鑼鼓、胡琴、笙、說大鼓的竹板和弦子響了，歌聲和歡呼聲交響在春天的晴空，震蕩着城市和田野。

部隊過來了，人羣飛跑着迎上去，熱烈地鼓掌，歡迎的和被歡迎的互相歡呼敬禮，不停的揮手，不停的歌唱。當一個師——誰知道他是一個師還是一個團呢？——的後哨出現時，他們變成了歡迎的行列，轉過頭來，跟着戰士們的矯健步伐一齊行進，孩子們連跑帶跳，小腳的老太太，不得不豎起腳尖緊踩着腳根走着，沿着石子鋪過的路，細砂佈滿的路走着，走着。前面的城市，前面的鄉村，黑壓壓地又擁出歡迎的人群，和被歡迎的大隊匯合了。

『向江南進軍，解放全中國！』

二

解放軍出現在保定街頭時，歡迎的人羣把戰士們圍攏了起來，汽車啾啾的發喘，光響着馬達開不過去。工人、學生、婦女們給他們插着鮮花，向汽車上、行軍鍋裏投擲着紙煙、糖菓，盡管戰士們不渴，女人們也端着可口的開水，舉到戰士們的嘴上：『春天乾燥，多喝點！』女人張素蘭忙了個滿頭大汗；七八歲的小學生從戰士們的背後爬到身上去，摸着戰士們的鬚子說：『你可得給我捉着蔣介石那個毒種啊！』戰士們哈哈大笑了，戰士把小學生翻了個筋斗，抱在懷裏。

風雨不透的人羣，圍着立過四次大功、一次特功的英雄謝來堂，參加過「二七」罷工的鐵路工人楚鎮江，緊握着他的手：「同志，希望你功上加功，我們鐵路工人積極支援你們作戰！」這位英雄激動着發顫的聲音說：「人民的愛戴，就是命令，我一定功上加功。」軍樂隊歡送着這位英雄，紅豔的花朵插滿了他的帽子衣服背包和步槍上，映紅了他胸前發亮的三顆獎章。

河間的市民們，親切的招待着住宿的解放軍，給他們燒了水燙了腳，戰士們到電影院看電影去了，婦女們在家裏給他們縫着襪底，收拾好床鋪，然後燒了開水等他們回來喝。

十七歲的少女鞠振英，服侍着害傷風的戰士，她用手輕輕的捏着他的頭額，舒適着他的心胸，拿出自己的雞蛋，作了熱湯，戰士吃了之後，給他蓋上三條被子發汗。

所有的鄉村裏，農民把街道用水潑了，打掃的乾乾淨淨，把房子收拾好了，鋪上他們最好的被子，在沒有住過人的屋子裏燒着炕，等候着部隊的宿營。

部隊來了，農民們忙亂起來了，年青的男人們扛米、推柴、搬鋤刀、積黃草，孩子們把戰士們牽着的戰馬接過來蹣着，年青的婦女們奔跑着，漲紅了臉，尖銳的招呼着伙伴，給戰士們洗衣服鞋襪。夜裏，戰士和農民們、老大娘們、孩子們坐在一起，儼如一家人的團聚，戰士們講着親身經歷的戰鬪故事，指點着繳獲的美國武器，農民們講着支援前線、翻身和田間生產競賽的情景。另外的一些村莊，開着盛大的軍民聯歡會，慰問告別，預祝着新的勝利。

進軍所走過的道路，人民熱情的餽贈着自己的禮物，任邱婦聯會把一百個五彩繡花的慰問袋遞給了給她們敬禮的部隊代表。深縣杏園村把整袋整筐的花生、梨拾到部隊的行軍車上，小學生從口袋裏掏出寫着詩的雞蛋，遞給戰士們，一個雞蛋上寫着：『我叫朱寶珍，雞蛋送給您，那個同志吃了它，多多殺敵人。』東安窪幾個青年婦女把一夜沒睡覺織成的三十多個鋼筆套送給了戰士，她們願意把這些東西，供獻給爲解放全中國而南征的戰士。

三

出征的路，送行的路，連結着所有的城市和鄉村，連結着解放軍與所有冀中人民的心，送行人民高呼：『祝解放軍身體健康！勝利進軍解放全中國！』戰士們高呼：『答謝冀中人民對我們的愛戴，堅決將革命進行到底！』

晉縣西大街婦聯會主任李美英同志，於送走部隊的第二天接到某部二連二班戰士們的來信：『晉縣婦聯會李會長轉全體同志：感謝你們對我們的縫洗燒水的熱心招待，衷心的慰問你們數日來所積累下來的疲勞；我們現在已搭乘火車，直驅南下，用我們的勝利消息來報答你們的熱情。』

在安口，當歡送解放軍的人民把鮮豔的花朵插到戰士們的衣服上時，戰士們高呼：『我們要把冀中的鮮花帶到江南去，使全中國都開遍這樣的鮮花。』

冀南父老擁軍故事

高禱上的明燈

三月六日，八三一連住在高家莊，晚上村公所門房的大樁子上，豎起了高高一盞明燈，我問：『你們爲什麼點這個燈呢？』一個青年答：『還有三個目的：（一）別的村知道我們村住隊伍啦！如有個別掉隊同志，他看見就能找到來；（二）這裏是全村的辦公處，有什麼事好往這來找；（三）今晚不用你們站崗了，我們民兵替你們，帶班的就在這燈底下。

我母親早就睡着了

3
三月七日，一連住在大葛村，連裏調查，有很多老百姓爲護軍隊睡炕，自己睡地下，睡在冷屋裏去或草棚裏。連裏就叫各班查看，房東都睡在那裏了，八班一查問，房東睡在草棚裏了，班長就去找老大娘談，想叫他們睡到坑上去，也不知道怎麼叫老大娘知道了，就告訴她小兒子說：

『等同志來找我，你就說：「我母親早就睡着了，不要再吵醒她了。」』其實他母親剛才還在裏邊說話呢！（毋樹英）

老大娘蓋被子

八二三連住在王老大娘家裏，晚上司務處同志都睡着了，老大娘怕同志們凍着，又親自跑到屋裏，一看有的同志把大衣蹬了，老大娘都給蓋好了，有的同志沒睡着，看見了感動地說：『真像母親疼他兒子一樣。』（張福江）

接親人一樣

八二戰砲連正準備進南旺宿營，由村裏跑來一幫老百姓，挑油担水的、挑鹽的都搶着接過去，像迎接親人一樣的把隊伍接進村去，剛進村，男女老少早集合好了來歡迎，有的手裏還端着簸籬，裏邊不是幾十盒煙捲，就是幾十個雞蛋，誠心誠意的向同志手裏塞，但同志誰也不接都被好言謝絕了。（陳樹新）

他們繼續前進

冀魯豫分社

天快黑的時候，渡江南進的人民解放軍某部來到冀魯豫平原上的清豐花村。一聽說南下大軍要在該村宿營，全村的農民、婦女、青年、學生和兒童們都興奮的跑到街上，跑到村外，……學生們扭着秧歌，婦女們喊着口號，男女老少都加入了歡迎的行列……。

花村人民久所盼望的、要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國的解放軍終於來到了，他們是多麼高興啊，村長彭書林、農會會長劉信派人把各班戰士們帶領到早已打掃乾淨的房子去休息。部隊住下後，村中各團體代表立即到營部慰問勞苦功高的全營戰士們。婦女代表吳改娣等同志並要求給指戰員同志拆洗衣服，該營負責同志怕耽誤婦女生產，當即謝絕，但經吳改娣同志再三再四的要求，營部擺脫不過，只得答應把該營功臣和英雄們的二十六件襪衣交給婦女代表。婦女們爲了表示她們的心意，還自動幫助戰士們做了九十二雙襪底。她們說：『墊上襪底，腳上不磨泡，你們好早一天過江，活捉老蔣那戰犯，解放江南的人民！』晚上，村裏羣衆自動拿出一百三十條被子給戰士們蓋。農民劉二合、劉可淮、劉明言等脫下自己身上穿的大袍讓夜晚站崗的戰士披上。第二天的

軍民聯歡大會上，村長彭書林代表全村羣衆向南下大軍某營慰問致敬。並希望部隊同志要對一切不願向人民投降的反動軍隊，堅決消滅他們。村幹並替南征中的愛民模範點煙，婦女們向各位戰鬥英雄獻花。最後營長代表全營指戰員表示：『堅決執行上級命令，完成一切任務，一定答覆諸位父老姊妹的要求！當部隊出發時，營部到各家詢問和檢查了部隊執行紀律的情形，羣衆一致的回答：『那條那項（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都遵守的很好，沒一個人違犯。』部隊剛走出村外，村幹又到各住家檢查有無部隊遺失的東西，各住家村幹，便趕快把部隊同志忘下的鋼筆、綁帶、飯勺等物品交給村幹。但部隊已離村很遠，村幹追了十八里路，才把忘掉的东西交给了部隊。人民的大軍向着南方繼續前進了。

秋毫無犯

白刃

從河北平原到揚子江邊，第四野戰軍百萬大軍所至，真正做到了秋毫無犯，閭里不驚。解放軍的模範紀律到處被人民傳誦着：戰士張芳瑛在河北南宮縣和老百姓換零鈔，到了宿營地，才發覺多了十塊錢，他一點沒有猶豫，馬上寫了一個條子把十塊錢封在裏面，託當地的村政府趁便捎回南宮去。戰士許桂林在魯西喬里莊，拾了十五萬北海票，他馬上交給房東大娘。

走不完的队伍像潮水一樣向南湧，先頭部隊過了江，而後面的還在渡黃河，但在這偌大的人馬走過的地方，綠油油的青苗和樹皮都被戰士們竭力愛護着，每逢軍隊走到麥田和青苗地的旁邊，隊伍裏就一個傳一個地喊開了：『腳下留情』。飼養員們到了實在非把馬拴在樹上不可時，甚至把自己的被子裹着樹桿。只要是大家住宿的村莊，家家戶戶的院子都被戰士們掃的乾乾淨淨，水缸也是滿滿的。部隊裏都流行着『三不進』和『三不走』的公約：『三不進』是：不經房東同意不進，不打扫乾淨不進，房東的東西沒收拾好不進；『三不走』是：不打扫乾淨不走，不告別不走，水缸不滿不走。白天到處都可以看見那一幅爭掃帚奪水桶，搶着幫助老百姓幹活的場面：

劈柴、鋤草、餵牛、推磨、填馬圈……到處都是熱呼呼的。甚至在行軍中看見了推小車的老鄉，戰士們也搶着幫他們推車。

而在夜間正如一個老鄉所說：『俺家住在樓上，頭宿樓下來了隊伍，這些隊伍怕驚醒了我，在預備好好的房子裏鴉雀無聲的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清白他們就走了，就像沒有過隊伍的一樣。』

當部隊經過豫西黃泛區時，戰士們看到那些遭了嚴重『蔣災』的人民正在艱難的渡着災荒，於是他們寧願自己挨餓，把給養分一部份給無衣無食的貧苦人民，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給他們穿。某師路過蘭封、杞縣時，就節約糧食三千一百二十斤，捐款人民幣二千八百七十五元，交給當地政府救災。某師直屬隊路過商邱時，也自動節食一餐，把六百五十斤糧食救濟災民。

在河南人民的眼中，將解放軍和國民黨軍隊作了一個鮮明的對比。商邱趙口村一位白髮的老太太對記者說：『國民黨新五軍住俺家，把俺八個下蛋的母鷄吃的一個不剩，下雨天也不讓俺進屋避雨。你們隊伍住俺家，水挑的大缸滿小缸流，來時院子掃的溜光，俺活到這樣大歲數，沒見過這樣仁義的隊伍。』

千軍萬馬渡黃河

山橋

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一部，經過千餘里的長途跋涉，到達黃河渡口聶伯堆。喜微的晨光，照耀着河灘上彩門的大字標語：『前進！江南的人民在等待着你們！』『前進！你們走到那裏，那裏就有驚人的勝利！』沿岸居民也設了鼓動棚，鼓樂手們熱情的吹奏着歡送南征大軍的調子。民工們緊張的修築着新的碼頭，河沿上排着長長的一列船隻。當某部到達河岸時，水兵們高呼：『歡迎林彪將軍』的口號。戰士們望着濁浪排空的黃色波濤，聽着滾雷般的黃河吼聲，以無比興奮的心情，迅速整裝，奔向各個碼頭，指揮員首先上船和水兵們握手，步兵和水兵見面後，顯得格外的親熱，互相間問好致敬，步兵們說：『千軍萬馬，都由你們渡過河去，飯吃不好，覺睡不好，太辛苦了。』水兵們回答：『太客氣了，你們不但是打仗的英雄，還是走路的好漢。戰士過的越多，我們越累越喜歡！』在船上步兵打聽着前年劉鄩大軍渡河的情形，水兵們則詢問東北華北解放經過。一個四十二歲的老水兵劉瑞先高興的說：『勝利形勢發展的真快，前年渡河的劉鄩大軍現在已經過了長江；那時渡河時是黑夜過，現在是白天過，那時聽到的是大砲的轟鳴，現在却

是一片笑聲了。』言談之間，雙方一致稱頌毛主席的計劃高。步兵們並紛紛向水兵們表示決心，一定執行毛主席的命令，堅決消滅全部蔣匪殘兵敗將，解放全中國。水兵們則要求趕快打下上海、廣州，好讓他們去當海軍，建立強大的人民海軍。大家互相交換着紀念冊。在『我們橫跨黃河，我們越長江』的歌聲中，一列列船隻乘風破浪向南岸疾馳而去。當第二批船隻剛離岸時，第一批船已揚起白帆由對岸如飛般的回來了。水兵們搖櫓、撐槳同聲唱出：『林彪將軍，嘿咳！兵百萬呀，嘿咳！南下討伐，嘿咳！人民解放呀，嘿呀！』粗壯的呼聲，滾滾的水聲，夾雜着雄壯的歌聲，形成了一部黃河交響樂，將千軍萬馬渡過河去。當戰士們踏上黃河南岸的土地上時，勝利地歡呼：『我們渡過黃河了，我們要去渡長江，渡珠江！』

渡黃河

碧 湘

……到達黃河渡口，沿途盛況，較進關時更爲熱烈，人民擺隊高呼口號，贈送錦旗，甚至終日停立道旁，不管風沙烈日。宿營地點，早已準備妥當，只消你按照人數進屋就行，屋裏臥具齊備，有的還鋪上白布單。經過老解放區又不同，羣衆常來要求演戲，在景縣更爲熱鬧，開了個數千人的羣衆大會，獅子秧歌鬧得真歡，在壽張開軍民聯歡會，冀魯豫文工團趕來演出『劉胡蘭』（改良地方戲），羣衆熱烈歡迎。

81

這次渡河的盛況，也是一生難逢的，先說浮橋吧，據老水手們說：黃河上從來沒有搭過浮橋，這次居然搭起來了。橋身用六十幾隻大木船搭成，長約半里餘，遠看桅樁如林，繚繞如織，從橋上看來，則很像一條很熱鬧的街，橋中是道，兩側立棚，棚前都懸掛牌子，恍若市集或是廟會，不過棚內不是賣東西的，而是歡送第四野戰軍的鼓動棚，有各式各樣的玩藝，棚前寫明：快板組，高調組，墜子組，洋片組，相聲組，大補缸組……。同時演高調，火戲的就是好幾處，真是處處弦歌，步步舞台。在橋頭矗立着一大牌樓，懸着巨額：『黃河浮橋』兩邊懸丈二長的對聯：

百萬雄師踏破遼東萬里冰雪，十丈紅旗插遍江南千座城鎮』，橫額是：『奮勇前進』。上面又設播音器、廣播勝利消息、行軍模範、鼓動口號、打油詩、歌曲等等，『到了黃河心不甘，要去珠江稱好漢』的歌聲高唱入雲，有幾個戰士同隊伍拉了一個距離，猛聽見頭上有聲音說：『同志，掉隊了呀！』趕忙趕了上去。橋頭立着巨幅打油詩巨幅圖畫，再前是本軍的音樂台，台上擺開軍樂隊，台前爲話劇表演，橋的另一端，是師宣傳隊，搭的高大的鼓動棚，台上有軍樂打擊樂，弦樂、跳舞及小節目，台旁合唱團，高唱『黃河大合唱』，並有擴音器三個掛在橋中。當部隊過河時，羣衆（有從二十多里外趕來的）夾道歡呼，軍隊的、老鄉的秧歌沿着兩旁扭着。橋上的，老鄉的，宣傳隊的，部隊的千百面彩旗飄揚，萬聲齊發，拉的、打的、吹的、唱的、舞的、扭的鬧成一片，黃河吼聲也參加了這一混聲大合唱，忙壞了攝影師和新聞記者，許多鏡頭在閃光，許多支筆在寫。老鄉說：黃河從來也沒有這樣熱鬧過，前年劉鄧大軍過河還是夜間，現在是數不清的部隊，白天黑夜熱鬧鬧的過河，真是不同了！……！

打到江南去

周原

——記某縣羣衆歡送南下大軍

某縣城南關外，歡送部隊南下的人羣如春潮澎湃，紅綠旗幟乘風飄揚，歡呼的聲浪響徹了田野。

一輛汽車慢慢駛到了歡迎的行列的前面，千百個手執小旗的小學生，搖着小旗，跳躍高呼着：『打到江南去！』蜂擁而上，汽車被包圍了。十幾個手拿着筆的小孩子；爬到汽車上，急速的寫着：『開到江南去！』『歡迎大軍南下』……等歪斜的天真字體。小孩子、婦女們，把慰問袋、香烟捲像拋雪球一樣，飛投上汽車。車上的人道謝着，車下的人緊張在投擲。車輛，汽車馬車，馬車上面坐着一位手執軍樂的歌手，也開出來了。汽車飛駛了過去。馬車又被包圍。農民們、婦女們、小孩子們圍住了馬車。健馬在人羣中長嘶，人羣又在馬嘶中高呼，在小孩的要求下，車上的歌手，奏出了一曲軍樂，從隊伍走來的地方，忽然傳來了一陣更清脆雄壯的樂聲，人心又沸騰了，馬車開跑了！一個軍樂隊的指導員，在隊前打着拍子，雄壯的樂聲、歌聲、和着沙沙沙行進

的步調節拍，又捲入歡迎者的熱潮了。

所有的羣衆，一齊擁擠來了！隊伍被逼到一邊走過，軍樂隊被包圍的水洩不通。

搖着小旗，最先跑上去的是一羣不滿十歲的兒童。在清亮的孩子的歡呼中，幾十隻，幾百隻小手掌向指導員的面前伸開了『同志呵！握手呵！握手呵！』那天真的誠摯的熱愛，使這位指導員不知道先向誰握手是好，他彎下腰向着數百位親愛的小弟弟們放着熱情激勵的眼光，回答不出一句話來。這時，整個軍樂隊五十多位同志被分別圍繞着，小同學在他們的被包上寫着雪白的粉筆字：『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每個同志的背上都寫着小學給他們的命名：『人民英雄！』在另一個角落，徐敬同志的渾身都被寫成『女英雄』的白字了。一位女教員，瘋狂般猛撲向女同志羣，和她緊緊的拉起了手，叫道：『你來了呀！我可看見了咱們久經戰鬥的女同志了，你一定要走到江南呀！真是我們女同志的光榮呵！』同志們的被包上，被揀上了一枝兩枝小紅旗。通訊員小周和小徐的槍，被兩位小同學奪過去揹着表示歡送。當隊伍繼續前進時，人羣又閃開了一條路。

走不多遠隊伍停下了。歡送的人羣，像春潮般的又湧向音樂隊。

『北到黑龍江，南到南海岸——我們是人民的鐵軍……』

『加緊生產呵！支援前線……』

兩種歌聲，一起一伏輪唱著，激動着人心。

前進的號聲響了，隊伍走動了，歡送的人們都瞪大了呆滯的眼。在雄壯的前進號中，宣傳隊同志高呼着『向江南進軍！』歡送的人羣又波動了起來。幾千隻手向空中揮搖着手巾、帽子，歡呼的聲音又像暴風樣的捲起。前進者的歌聲，是向着南方越走越遠了。

人民的軍隊，人民的熱愛

沈琮

——記鄭州市人民歡迎南下大軍

歷史上照耀的一段

要是有人，需要收集在新中國歷史上應該用重要的篇幅來描述的人民解放大軍南下渡江作戰的雄偉事蹟，那末鄭州市的人民可以告訴你一些材料，他們是怎樣熱烈的迎接著南下大軍進入中原，而又目送着整齊有力的步伐向武漢挺進的。

在這『車如流水馬如龍』的南下大軍洪流中，我們的眼睛所能攫取到的，祇能是極狹小的『些片斷』。

87

三月二十七日清晨，當一顆銀白色的照明彈在鄭州市東北角上空和初升的陽光爭輝時，早已持旗等待的鐵路、郵局、鐵工等等工人代表飛步上前迎接人民解放軍『四川』部。他們手裏揮舞着小紅旗，挺起胸膛，從歡迎的人巷中帶領解放軍通過鄭州市街。鄭州市的市街不算窄，最狹處也有三丈來寬，可容兩輛卡車並行的，可是現在所空出的通路只够解放軍三路縱隊的前進。當砲車、

轎車經過時，波動的人浪就得把站在後排的人們擠到店舖中去。樓窗口，屋頂上都是人頭。鄭州市的街道本來不能算短，從北到南直徑穿過也得走上一個多鐘頭，可是今天解放軍從大同路敦陸里兜轉來出了市區，在杜嶺（市東北角入口處）迎接的市政府工作人員們還未看清解放軍的後衛。歡呼、鑼鼓聲是從早晨七時許到正午十二時沒有停歇。一個電訊工人說：『我要牢牢記下這個出世以來第一次看到的哄動情景，我從東北角到西南來回走了兩次，市民們怎樣歡迎自己的軍隊的熱情，差不多都叫我看進去了。最後還趕上在南關大街市梢頭，看到利民煙廠女工們把自己生產的煙捲散給走在後面的轎重車上的同志們，他們不肯接受就往車上拋去。』

人民擁護自己的軍隊，而軍隊是勇猛的前進着，去完成人民所交托的神聖使命。職工學校同學們喊出：『打過長江去，澈底消滅國民黨反動派！』的口號時，就在面前走過往南開進的解放軍響亮的回答：『執行人民交給我們的任務，堅決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職工學校同學們再喊：『中原人民組織起來，支援南下大軍。』解放軍緊接着呼：『向中原人民致崇高的敬禮！我們一定要解放江南人民。』站在東三馬路歡迎的鐵路工人看見扛着紅旗的突擊隊，他們又用暗啞的嗓子喊道：『大軍打到那裏！鐵路修到那裏！機車開到那裏！』在這口號聲尾音未落時，走過去的突擊隊勇士們回過來喊道：『堅決完成任務……』

在德化街大同路口，鄭州市人民獻給南下大軍的十餘面錦旗，隨風招展的插了解放軍的行

列。這樣旗幟飄揚到那裏，就如宋致和市長講的『人民就支援到那裏。』這些飄揚的旗幟將要插遍全中國，也就如『四川』部劉光濤政委回答人民的話：『我們一定殲滅更多的匪軍，堅決完成人民給我們的任務，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的新中國。』

人民熱愛着自己的軍隊，解放軍熱愛着人民。在五彩繽紛的標語旗下走過的人民解放軍，又被工人、學生、市民插上紅綠花朵，相映得更光彩了。打包廠的一個女工迅速的把紙花一下扭住插在槍頭上了，他自己拍手叫起好來。一個砲兵喊道：『把光榮花插在這山砲口上吧！人民的力景能使他百發百中。』一羣學生唱着『撒啊！撒啊！』把各色的紙屑像雪花一樣的撲到戰士們的帽上、肩上、背包上，『過江英雄』的花紙條也貼得到處都是。慰問信交流着人民和戰士之間的熱愛。花獻完了，插上紙旗，小旗遮滿了小砲，健壯的高頭大馬噴着熱氣，似乎拉得更有力。旗子也插完了，不知是那一個學校鼓動的，在戰士臂上用粉筆寫上『英雄』、『前進』等字跡。於是大家都仿效起來。於是跟着隊伍前進的人增加起來，有的是拿着煙給戰士點火，一個老頭雙手恭敬的捧着茶盅，一定要請戰士們『賞光』茶水、香煙，點心是在兩旁擺滿了。三區一街三閭長黃大娘，端着一碗糖，在隊伍中間送了老大一會兒，沒有送掉一顆，她惋惜的對一塊從戰士緊閉的嘴邊掉下來的糖看了一眼，猛然又拿起一顆糖投入一位戰士張開着的嘴裏了，她得意的笑了。一位老大爺也把點心塞進戰士的口袋裏去了，羣衆讀賞的鼓起掌來。一個架子車工人驚奇得不時的

說：『咱們的軍隊真好，給東西也不要。』他解開衣服指着胸前一條傷痕說告訴人家，『這是國民黨王八旦們給我的車錢！』人民興奮的感謝他們的解放者，二區八街馬大娘又拿出她在前錢慰問的那股勁兒，帶着一羣小姑娘穿來穿去的扭秧歌。另一秧歌隊也不甘示弱的喊道：『你們有真老木木，俺這兒有真老頭！』果然，一位六十三歲的雷大爺翻穿着皮襖，頭戴紅纓帽，汗珠使得筆墨畫的眼睛眶模糊了。一個女戰士將塞給她花生的小孩抱了起來，小孩被這突然的動作露出了眼淚，而仍不停的向女同志嘴裏塞花生。和他一起的小孩羨慕的看呆了，一時忘了送花生。遠處的口號聲傳過來了：『擁護咱們的人民解放軍！』

在鄭市各界人民獻給南下大軍鮮明的旗幟上寫着，人民解放軍和熱烈擁護解放軍的人民異口同辭所呼號的聲音：『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即將震撼整個江南。鄭州市人民給添加了無限的力量和鼓勵。

百萬大軍南下片斷

鄒瓚今

由平津南下的第四野戰軍百萬雄師，經過二千數百里的長途跋涉，已勝利進抵長江南岸各預定地點，並經過了短期的休整，現正繼續向南進軍。

這一枝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強大野戰軍，在解放了平津，並經過兩個月的政治整訓之後，懷抱着『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定信心，肩負着『戰國隊』與『工作隊』的雙重任務，立即開始南征。從華北到中原數百萬方里的廣大地區內，頓時展開了一幅歷史大進軍的圖畫；在北國的風沙中或南方的煙雨裏，到處都可以看到進軍招展的紅旗，整齊雄壯的隊伍，軍號聲、馬達聲、轆轤的拖着各式重砲的車輪聲、馬蹄聲、加上同志們齊唱的『下江南』的歌聲，匯成了一個雄偉的進軍交響曲。當先頭部隊已經至長沙以南時，後續部隊還在黃河以北；前邊的同志已經幫助南方的人民插過了油綠的新秧，後邊的同志還在給北方老鄉收割金黃的小麥；各主要公路上，由於成千成萬輛的汽車駛過，兩旁數千步的樹林莊稼都變了顏色，在北方是塗上了一層黃沙，在南方則是澱滿了泥水，部隊宿營時，駐地搭起來的帳棚馬棚，栉比連綿，仿如集市。老鄉們驚奇地用『

過了多少天」來比劃軍隊的數目，「拉多少里長」來計算車輛的數目。

對於這一枝南下的解放雄師，沿途人民表示了無限的熱愛。經過了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區，各個城市及較大的村鎮與重要路口，大都組織了秧歌隊，慰問組，設立了供應站和茶站。冀中各縣實現了他們指出的『好草餵戰馬，好米作軍糧』的口號，部隊一到，立即鑼鼓喧天，歡笑聲與歌聲聲鬧成一片，青年們搶着帶路，婦女們爭着洗衣，老人們拉着同志問長問短，小孩子則嚷着大砲，爬汽車。有的還親慚地爬到同志們身上去摸英雄勳章。部隊一出發，老鄉就拿出自己翻身後積餘的物品慰勸相贈。有的嚷着把雞蛋往揹包裏塞，有的則把紅棗核桃往同志們袋子裏裝，其他還有送香煙的，送乾糧或其他日用品的，和解放軍的同志們的婉言辭謝亂成一片，扭成一團。幾乎在每次出發前都難免有這一場紛亂。至於修路、架橋及其他各種支前工作，那是很早就準備好了。許多地區爭先就籌集了大批慰勞品，裝成慰問袋，上面想着他們衷心的願望，如『作鞋底，紮鞋幫，送給同志過長江，禮物雖小心意長，同志們穿上打老蔣。』又如『慰問袋，裝紅棗，快把蔣匪全打倒，江南人民在盼望，盼望全國早解放』等等。老區人民切身體驗到了解放軍的勝利和他們的翻身是有着血肉相聯的關係的。冀中等地有些翻身農民懇切地向同志們表示說：『這些年來，世界在往好裏變，你們變強了，我們變富了！』

老區人民擁軍的熱情與豐足的生活，使同志們除了更自覺地遵守羣衆紀律，更積極地幫助羣

衆勞作外，大大地消除了家庭的顧慮，鼓舞了南下的情緒，有些華北籍同志原來打算在路過家門時回家看看的，後來大都不回去了，各部都流傳着指導員『過家門而不入』的佳話。有些軍屬知道自己的兒子或丈夫路過華北，早就發出信件，要他們無須惦念，只管在部隊裏好好幹，全殲滅殘匪，勝利回家。

全軍就是在這種飽滿的情緒下向南進軍，特別是聽到兄弟部隊已經過了長江解放南京、上海的消息後，同志們紛紛提出每天要多走二十里路。有的病號堅持不掉隊，決心爬也要爬到『江南』，睡覺時也緊緊地抱住自己的武器，怕被那些爭着作『雙槍將』的同志們『互助』了去。這情形，正是『班不離班，排不離排。』

遭蔣匪浩劫之後的臨海鐵路以南的半新區與新區人民，他們早就在引頸而望解放軍的早日到來。江南地區流行着一首民謠說：

『一年到頭白白忙，飢寒交迫無指望；虔誠默禱共產黨，快來搭救這一方。』在這種殷切期望之下，許多城市裏的人民，特別是工人和學生，雖然初次見到解放軍，却也像久別重逢一樣地親熱。當某部進入漢口市區時，工人們提着鞭炮熱情地歡呼：『我們的隊伍來了，我們的隊伍來了！』學生們則趕來獻鮮花，拍照片，搶着揹背包。武昌的學生隔着一條五里寬的長江就用喇叭筒『聲叫喊』，歡迎解放軍過去。其他市民也紛紛端茶送水，有的甚至於忙着蒸饅頭，擺酒席。原

中原軍區宣化店等地的人民見到解放軍後表示：盼望你們將近三年，今天果然來了！大別山區有些老紅軍家屬更是高興得流出眼淚。但少數老鄉因受過去國民黨反動宣傳及特務誑誘的欺騙，對解放軍存在着一些誤解。

體會了新區羣衆的特點，同志們是以徹底執行行政策紀律，來消除部分老鄉的誤解。因此，部隊每進入一新地區，便立即調查民間風俗，作到『入鄉隨俗』。在『人不踏青苗，馬不啃掛皮』的口號下，飼養員們總是把油布、麻袋，甚至把自己的被子把掛幹包着，防止牲口啃掛皮。許多同志在風雨中等待找房子而不隨便進民房，餓着肚子或啃着遠從東北帶來的發了霉的乾糧而謝絕老鄉們的餽贈。清早出發，房東家裏的一應傢具，概復原狀。

戰士們一有機會就幫助羣衆，部隊經過黃泛區時，那裏會遭嚴重的『蔣災』，正是『能吃的吃，能拿的拿，老百姓只落得一個禿樹楂。』人們吃槐掛花，啃掛棗，穿着一身漏洞的衣裳。同志們見此情景，立即節衣縮食募捐救濟，各部先後捐助的糧食，數以千萬斤計。有的同志還捐出了津貼和衣裳。湖北境內柴火困難，許多單位都自己上山打柴，以減輕人民的負擔。日常餐餘課後，同志們紛紛自動幫助羣衆劈柴、鋤草、插秧、鋤地，同時不放棄機會向羣衆作政策宣傳，有的部隊沿途舉行了圖畫照片展覽工作。

由於事實的鐵證，國民黨的反動宣傳與特務誑言一齊破產了。現在，人們正把『我們的隊伍

『仁義之師』、『窮人救星』、『真正的好軍隊』、『毛主席的隊伍』等一系列光榮與親熱的名詞來稱譽解放軍。

打柴燒水

——記友軍熱烈招待的故事

靠永定河南岸的太平莊，因去年被水淹過，村子裏燒草特別困難。

一縱三師八團九連的同志們，就住在這莊子上整訓，頭天，就聽說有南下部隊要在這裏過，他們調查了一下，河邊有十來里地沒有莊子，過河到這還有五里，一定口渴，行過軍的人都知道，喝涼水腳容易打泡，愛生病，當時全連提出來口號：『不叫兄弟部隊喝涼水，保證他們順利完成南下任務！』燒草困難，大家也不在乎，同志們一齊下手，向老鄉們借了『扒』子（撿柴火用的）跑出二三里地去撿柴火。

二十六號中午，先頭看房子的同志到太平莊了，九連的同志，以為部隊很快就要來，大家便一鍋一鍋的燒起水來了，水燒開了，一個鐘頭，兩個鐘頭過去了，在房上看望的同志，還瞅不着部隊的影子。水涼了，便接着又燒開，下午三點多鐘，房上的同志喊：『隊伍上來了！』，全連的同志，於是就拿碗，端盆搬桌子的一窩蜂跑出來，順着大道旁，隔十幾米放一桌，十幾個桌子

上都放滿了一碗碗開水，有的同志用手端着水，眼看部隊就上來啦，又怕部隊走的急太熱喝不下去，便用嘴不住的吹。

隊伍蹣跚起了塵土，塵土遮着隊伍，走進屯子，九連同志們忙開了，不住的把一碗碗溫開水，捧給隊列中戰友們的手裏，一片熱情的喊聲：『喝碗水吧！走路好有勁！』隊列裏戰士們滿頭大汗的喝着剛剛可的溫開水，感激的不住的說：『謝謝！你們是那部分的呀？』『三師的，再喝碗吧！』水碗又送到面前，隊列裏不斷的高喊：『向三師老大哥學習！學習他們團結精神！』『我們要掃清前進路上的障礙！來感謝老大哥的招待！』

隊伍過起來就像沒有頭似的，十幾鍋開水要喝光了，柴火也剩不一點了，九連同志們，便留兩個班在水桌邊照顧，留一個班挑水，其餘的同志又跑到野地裏打柴火，家裏休養的病號同志，看班裏忙不過來，走不動，便幫助燒水，打柴的同志們，也不願疲勞下勁，摸起一綑就往家抱，水又開了，於是一盆盆的熱水，不斷的放在桌子上，隊伍過了半天，開水始終沒斷。

『好！江南再見！』

望卜
田清河
李鳳鳴

歡送南下兄弟部隊速寫

煎茶舖是一五九師的駐地，南下的兄弟部隊正奔出這裏經過。

一天，一二八師師直也在這村子宿營。可巧兩個師的警衛營住在一塊，於是一五九師警衛營二，三連戰士自動騰房子，把屋裏屋外打掃的像鏡面子似的。自己沒柴火怎能給兄弟部隊燒開水呢？他們就到野地裏拾柴，近處沒有就往遠處拾。一二八師的同志進了房，炕是暖暖的，滿鍋開水咕嘟咕嘟響。行軍的同志過意不去，要自己動手；一五九師的同志說啥也要把他們安置在炕上，不許他們動彈。把開水端在他們跟前，洗腳水放在腳下。一二八師的同志連連說：『道還行！噲，同志……』『那算啥！你們走累了。』幾句誠樸的交談之後，洗腳的跟倒水的戰士都會心地笑了起來。一個同志腳上打了泡，一五九師二連戰士沈長春給他醫治；石光印等九個人把公家發的捨不得抽的紙煙拿出來，分給一二八師的同志們抽。

伙房裏更熱鬧，兩夥同志盡搶着幹活，結果是一五九師的同志搶了先。挑水的、燒火的、淘米切菜的，擠滿了一地。飯熟了，一五九師的同志早把碗筷給他們預備好，菜飯也打停當了；飯後，又搶着把碗筷洗了個乾淨。

這個場面你若要好朋友的關係來比方，那是十分不妥當的。南下的部隊正開始去執行一個光榮的歷史任務，那個高興勁還能提嗎！整調的部隊以高度的階級友愛，歡迎自己的戰友出征，這兩個心情結合在一起，那個人的心不感動呢。

一二八師警衛營的營長、教導員，親自到一五九師警衛營來道謝；一二八師的戰士們心裏過意不去，商量着要把皮鞋、皮帶、小碗等東西，送給一五九師的同志；被一五九師同志們謝絕了。他們就提出：用完成行軍任務，打好仗的實際行動，來回答一五九師同志們的熱愛。

天不亮，一五九師的同志就爬起來，悄悄的把南下部隊住的房子打掃了一週，接着就是送洗臉水，幫助作飯，整理行裝……。

出征部隊進前了。當紅日東昇的時候，兩個部隊，親愛的兄弟們緊握着手。

『好！江南再見！』

『好！我們去打頭陣！』……。

站在戰鬥的前列

林劍

青年的營長邢嘉盛同志，是一個優秀的指揮員。他胸前的六顆『榮譽』紅旗紀念章，記載着他身經百戰和六次負傷的光榮，經過了野戰醫院的詳細檢查，證明他確是乙等殘廢，但無論在繁忙的平時，或是緊張戰鬥中，他永遠保持了青年人特有的熱情。

在安陽外圍戰的時候，彈片穿破了他的四層衣領，打進他的脖子裏。可是他忘記了治療，一直指揮着部隊奪下了太平莊和龍虎莊，整整堅持了一天戰鬥。

彈皮沒取出，脖子腫起來了。傷口影響了他繼續指揮作戰，他便跑到團部衛生隊去取彈片。

軍醫同志看着他的脖子，很抱歉的說：『團裏沒有開刀的傢伙，不能動這樣麻煩的手術。師衛生部的器材比我們團裏完備，介紹你到師裏去好吧！』邢營長說：『到師部？你們割個口把彈皮拚出來就行啦！』邢營長是懂得衛生常識的，不過他是想急急的把彈皮拿出，好回去參加戰鬥，他怕到師部去開刀，往返耽誤時間。軍醫同志耐心的勸說之後，邢營長只得隨同一批重傷員到了師衛生部。

張醫生解開他的綁帶，上下左右仔細的看了看，很爲難的說：『傷口挺大！挺大。第一，傷口停了一天一夜，裏面又起了變化；第二，彈皮打的很深，開刀、探彈皮、拈彈皮、縫口，整套工具這裏不全。這樣的傷口假設一次醫治不好，等再發炎就不好治了。我看馬上把你送軍部去吧！』

轉到軍衛生部，邢營長因負傷後流血過多，身子虛弱，眼睛發花，加上連日的戰鬥疲勞，昏沉沉躺在手術床上睡着了。刀子、鉗子、叉子在他脖子上翻上翻下，經過一番緊張的工作，醫生用鉗子把生鐵皮拈出來了。

像失去知覺的人一樣，邢營長在床上整整躺了兩天兩夜，可是第三天他便掙扎着下了病牀，這一天，他勉強依着牆可以走路，醫生和護士生氣的說：『爲什麼你沒有得到醫生的同意而自己下來走動呢？』他祇好返回到病牀上。

在軍部總共住了六天，他便要求回了師裏。師衛生部給他解釋道：『沒有醫生的證明文件是不能回部隊的。』便把他『扣留』下來。

這六天中間部隊已全部的掃清了安陽外圍據點，對安陽孤城的攻擊不遠了。邢營長聽到道消息，晚上偷偷借好了牲口，一清早便跨上馬背，朝師部奔去。

邢營長一進門，徐師長迎頭說了一句：『你來幹什麼？在衛生部裏又「挑皮」吧！』邢營長

懇求着：『我回營不行嗎？傷口已經很好了。』但師長絲毫沒有考慮他的意見，馬上像下命令似的說：『很簡單四個字：「回去休養」。』

邢營長只好不愉快的回到衛生部。

第五天早晨，邢營長逕直回到了團部，很漢巧，恰恰師長在團部開幹部會。師長帶着寶備的口氣說：『看你這人，回去住了兩天就養好了嗎？』邢營長停了半刻才說：『實在一分鐘也待不住了。』

往下，師長不再追問了，邢營長高興的鑽到一營營長身後，用心聽師長講話。這一天，他終於回到了營部。

安陽正西高大的城牆上，是巨大的突破口。當紅日爬上安陽城的時候，邢營長頭上纏着綳帶，手裏提着那顆『大肚』匣子，以英雄的姿態衝進突破口，如同城牆上飄揚着的紅旗一樣，站在戰鬥的最前列。

現在，邢營長頭上纏着綳帶，身上背着那顆『大肚』匣子，又率領着他的第三營，走過了黃河大鐵橋，直向遼遠的中國南方。

打開突破口，奪取西大門

義 北

天色剛一矇亮，紅色的訊號在天空升起，倏然間，百餘門大炮一齊怒吼，炮彈像雨點般的落在了城牆上和以裏敵陣地上，盡管土頑吹噓什麼『牢不可破』的安陽，但被我們強大的砲火與爆炸員炸藥轟擊下，只十二分鐘的時間西門以北的地堡工事，就變成瓦礫場。城牆上的磚土，直冲雲霄，晴朗安陽的天空，霎時間就變成了煙霧沉沉的一片，在安陽西北邊立刻顯出一個寬有十多米的缺口。

五時三十六分三顆紅色的訊號彈直升天空，在空中霎時變成了九顆紅色步兵衝鋒的訊號，砲火開始延伸射擊，這時尖刀三連七班的英雄們，把自己的決心書交給了指導員，同聲說：『指導員放心吧，保險完成任務！』

開始衝鋒了，敵人的側射火力，在瘋狂的封鎖着突破口，七班的英雄，很迅速的跑到護城河跟前，爬過護城河，越過壕溝，踏着城墻塌下的亂磚碎土，直向城牆的缺口前進。

模範班長華國棟和王配玉、李耀國、吳世寶等同志，是首先爬上城牆的幾個，在缺口的上邊

兩個頑敵還在頑抗，王配玉的一顆手榴彈，兩個頑敵即作了俘虜。緊接着以勇猛迅速的動作向西門發展，畢國棟帶兩個組直插西門，第二班袁廷堯帶一個組由圈門繞過。蠢愚的敵人，以四挺重機槍的火力向正西封鎖，企圖阻止我們後續部隊前進，畢國棟以巧妙的動作，繞到敵人側後，每個重機槍工事裏給了一個手榴彈，敵人的重機槍不叫了。頑敵的大部作了俘虜。就是有個別的敵人，七班的勇士以每個地堡工事一個手榴彈的方法，打得敵人在地堡裏狼嚎鬼叫，西門我們就這樣佔領了。

畢國棟立即把佔領大西門的大紅旗插上了西門，紅旗在彈雨中迎風飄揚，突擊隊的英雄一個個的從紅旗下閃過，紅旗被敵人打倒了，一排的同志又立即把紅旗插起來。經郭匪亂後民工修建多年的、所謂『強固工事』就這樣被我們突破了。

城牆西南角炮樓的爭奪戰

義北

尖刀三連佔領城牆迅速向南發展，七班的勇士以每個工事一個手榴彈的辦法，很快掃清了前進的障礙，向前直插，鐵官爺廟的敵人集中了火力，機槍打得像炒豆子一樣的『格叭格叭』直響，但並沒有阻止了七班勇士的前進，相反更加足勇士們前進的勇氣，蠢笨的敵人機槍阻止不了，隨即亂七八糟的山城下向七班反突上來，勇士們一排子手榴彈打得敵人屁滾尿流，向街內竄去。城西南角下大水坑北邊的敵人，又被七班的勇士以同樣的方法，把敵人打了回去。

城西南砲樓的敵人，是土頑的所謂『主力』的王三祝部，土頑企圖屏障着他的所謂『主力』及炮樓的強固工事，進行頑抗。七班接近了炮樓，立即一排手榴彈，敵人緊接着向我們發起反衝鋒，這時七班勇士的手榴彈已經打完了，班長畢國棟拿起了磚頭向敵人反擊，王占山腿部受了重傷，鮮血直流，但仍堅持戰鬥，王配玉被手榴彈震昏了，腳部頭部負了四次傷，遍身是血，但清醒後又立即向敵人反衝，戴文學胳膊打穿了還堅持和敵人衝殺，英勇的七班長畢國棟同志，就在這激烈的搏鬥中英勇的犧牲了。七班勇士更燃起了復仇的怒火，王配玉、李耀國說了聲：『衝！』

爲班長報仇啊！」說完七班勇士立即和敵人混到一起，王配玉李耀國的衝鋒槍一下子就打倒五六個敵人，當時敵人亂成了一團，七班勇士迅速地佔領了敵人的工事，城西南炮樓，敵人的所謂「主力」，在七班勇士的壓力下，就開始突破到佔領城西南炮樓，以十五分鐘的時間，就完全結束了。

X X X

勝利的大紅旗一直插到城東門

二排向南門直插，王政指令七班守住城牆東南炮樓，這時七班勇士一致要求爲班長畢國棟同志復仇，繼續打下南門東門。經魏政教王政指解釋說：「七班完成任務，應當鞏固這個地方」，當時七班勇士急的跳高，李耀國哭着說：「爲什麼不讓我們給班長復仇？」秦玉瓊說：「爲什麼不讓打南門？完成任務就不能再打了嗎？」王配玉等復仇的怒火實在壓制不住了，立即偷偷的與李耀國小聲說：「去！還得給班長報仇去！」隨即跟着二排衝到南門。

南門的頑敵被二排擊潰了狼狽的向東逃竄，尖刀三連的勇士趁機向潰敵追去，敵人退到東門企圖再次組織頑抗，這時七班的王配玉、李耀國又趕上來了，王配玉邊趕路邊喊：「給我們班長報仇就在這個時候呀！」一面喊着，一面繞着圍門衝了過去。由於王配玉、李耀國動作迅速，二排積極地配合，沒有給敵人再次組織頑抗的時間，敵人看到來勢兇猛，都一個個舉起雙手順從的

當了俘虜，尖刀三連就這樣以勇猛迅速巧妙的動作在四十五分鐘的時間內即由西門突破，沿着城牆一直打到東門。

紅旗飄揚在安陽市內

義北
王堅鋒

完整的城牆被炸擊掀開，五連二班像一把尖刀似的插進城內，五支衝鋒槍一挺輕機槍構成嚴密的火網，急風似的前進，潰敗的敵人在師範學校門口反擊，周光美腳上負傷了，不僅不下火線，並對班長說：『不打下安陽，堅決不下火線。』梅世碩膊膀上負傷了，林永文一摸自己的臉冒血了，二班同志急眼了，一猛勁十二個手榴彈都扔到院裏，爆炸的烟幕遮蓋了大院，吃到彈片的敵人在嘶叫，林永文同志說：『走，不管他，還是奪咱們的鐘鼓樓去。』他這一說振奮了大家的精神，二排又勇猛地向前沖去，胡同裏的敵人，沒來得及掏板機、蔡鳳春有機槍，林永文，梅世碩的衝鋒槍子彈就飛過去，西大街路南胡同裏一個敵人正瞄準呢，林永文的手榴彈送他回了老家，遺旁的敵人，都被二班這樣機靈迅速的動作所擊破了。

111

鐘鼓樓不遠啦！二班同志們更迅速前進，這時候中山街南大街，樓東街從這三個街口竄出二十多個敵人，衝了上來，林永文同志幾顆手榴彈炸亂了敵人，敵人碰了頭想往回竄，二班的機槍衝鋒槍不離開屁股地尾追着。幾個僥倖未死的逃往東街，留下的十餘具的屍體作了衝鋒代價。

高大的鐘鼓樓出現在二班面前啦，上不去就插不上紅旗。二班同志急壞啦，趙寶林同志很麻痺的借來了一個梯子，紅旗立刻飄展在市中心的上空，敵人隨着紅旗的招展而覆滅了。

勇敢的二炮手

于永州

師砲營在東關戰鬥中，各砲集中火力向敵陣地開始了毀滅性的轟擊，各砲以百分之九十的命中率，把砲彈都鑽到敵村外土壕上的各個土龜子裏，接着地龜子變成一朵一朵的黑煙，匪徒和二匪子同時炸飛了，二連二砲這時以百分之百的命中率，轟垮小樓以東的地堡羣，一個敵兵抱着斷腿很快從剛炸毀的地堡附近，跑到右邊那個地龜子裏，二砲轟的一砲把地龜子炸翻了，敵人的大腿升到半空去了，觀側員推開剪形鏡，樂的叫起來！『啊，打得好；打得好！誰打的呀！』

這時空中飛起制壓信號，摧毀成功，各砲又延伸了射程，制壓着敵火力點掩護着步兵衝鋒，就在這要緊的時機中，敵人的砲彈，落到二連二砲陣地前後，離着二砲前後很近，砲手——關玉喜同志，眼看着步兵已發起了衝鋒，砲一停，步兵就要吃虧，高度的階級友愛，燒紅了他的眼睛大聲叫：『打呀！打呀！步兵等着呢！』說着自己過去用力掉過砲架尾，這時頭上飛過去兩個彈片，他毫不在乎並說：『有我在砲就在』，砲手們被他感動得一齊不顧危險，『轟』『轟』！大砲又響起來！幾分鐘後鮮紅的大旗已飛揚在東關！

萬水千山只等閒

蕭 傑

——記解放軍某部在暴雨中翻越荆山的進軍——

『六臘不打仗，你們辛苦了。』在解放軍這次南進途中許多居民都這樣說。戰士們在酷熱、山地、急雨中行軍，卓越地表現了人民解放軍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

正是南方的頭伏時節，戰士們揹着幾十斤重的武器和糧食，滿身大汗，濕得好像從水裏走了出來。鄂西一帶村小，人家分散，部隊常常露宿在大路邊，被細雨一樣的露水淋打着，被成羣的蚊子隔着衣服咬着。可是戰士們太疲乏了，睡得熱極了，連汽車在身邊過，喇叭叫，人喊馬嘶，都不能驚醒他們。

記者途經漢宜公路十里舖時，夜間大雨傾盆，滿天漆黑，一個閃電才照見了隊伍在深至腳踝的泥濘中前進。人和馬匹被急雨打得睜不開眼睛，身上閃着幽暗的雨光，好像塗了一層黑油。

黑暗中只聽到問：『老闆，往西是不是路？』接着就是一陣泥濘聲，繼續前進了。急雨中有居民喊：『這大雨不能走了！』但戰士們却回答：『不怕，老闆。』

我看到那些已經兩天一夜沒有閉過眼睛的司機同志們，還拼得大大的眼睛，只穿着一條褲又，脫光了衣服，費力地駕駛着汽車，在黑夜泥濘中衝向荊山山地。病號扶着棍子，年青的宣傳員們稍帶樂器……，無論是誰都祇有一個信念：『迅速前進，追殲敵人。』

特別艱苦的是跨越荊山山脈，從小路穿插到敵人心臟去作戰的部隊。這些曾在東北零下四十度的嚴寒中作過戰的勇士們，現在是在攝氏三十度以上的奇熱的山嶺中進軍。氣候變化無常，忽然是一毫無遮擋隱蔽的熾熱的太陽，忽然又是打得臉發痛的暴風驟雨，山路因為山洪沖刷，年久失修，幾乎找不到路的痕跡。小路蜿蜒在高山峻嶺，懸崖峭壁和灣曲的小河之中。路過一千五百餘公尺高，五十餘度傾斜的石崙高峯時，前面部隊前進了一天，後衛部隊到第二天上午還有沒有上山。有一天下雨了，某團一天只走了十五里地，另一個團走了一夜才走八里。牲口百分之七十都磨壞了背、走斃了腿，一天要釘兩次掌。戰士們的鞋都走破了，後方一時接濟不上，就赤着腳前進。砲兵們把砲拆卸，扛着上山。某師賀師長也親自扛着一挺重機槍爬山。

隊伍經過回馬坑，當地人民傳說這裏是三國時關羽敗退麥城後，曾企圖由此通過，由於道路難走，回馬被俘。這是一條三十五里長的山溝，一道河流貫穿其間，形成了四十八個灣曲，峭壁夾道，一拔千尺。部隊日夜渡過這四十八個河曲，順溝前進，一陣雨來，河水即漲至胸前，戰士會浮水的游過河去，然後用囊馱把人一個一個拉過去。前面沒有路子，前衛的部隊就攀上峭崖，

用襄腿把戰士吊上去。就是這樣，我先頭部隊以三十小時不休息的強行軍，一天沒有吃，沒有睡，通過了一百八十里的山地，按時到達了奔襲地點，立即猛烈投入戰鬥。受到突然襲擊的敵人敗退了，一個俘虜驚慌失措地問道：『你們怎樣來的？』

大雨滂沱跨荆山

在極惡劣的氣候下，我們部隊向險峻的荆山迅速追擊鄂西逃敵。山區沿途村戶寥落，人煙稀少，山路狹窄多石，崎嶇難行，有的泥道爲山水沖擊，已經不辨路徑，晴天行軍尚且感覺困難，不巧該部進入山區的第二天，又遇到滂沱大雨，一連下了四天，山路變成了泥沼，戰士們的鞋子也都磨爛了，赤着腳，在泥水、石子上一步一滑溜，稍不注意，就會從陡崖上滑下，跌進泥坑。炊事員吃力地挑着大鍋和油担子，經常連人帶東西滑倒在泥水裏，但是他們立刻爬起來，挑起担子繼續前進。驢馬馱着東西更不好上山，馬蹄沉重地踏着石塊，每一匹馬都掉過馬掌。有些地方必須把墩子卸下來積着走。每小時只能走出五里甚至一里的路程。爲了完成緊急的任務，我們的指戰員們的高度的堅忍精神，克服種種困難，在一天之內，過漳河，跨山谷，越高峯，趕了一百二十里路。部隊從天不亮就出發，直到深夜，前頭部隊已經通過山區，後衛部隊還在山上。砲兵營都將馬騾卸了裝，把砲和砲彈一件件扛到山頂。戰士們終宵在泥漿裏爬滾上滾下，個個都成了泥人一般。渡漳河時，忽然河水暴漲，沖斷木橋，後衛團被阻留在河岸。爲了按時趕到目的地，他們

不等架橋會游水的先洩到對岸，然後用繩子把不會游水的一個個拉過去，這樣過去了一團人。但是河水驟漲，後續部隊再也無法徒涉了，軍警衛營和砲兵營的英雄們就在激流中艱難地架橋，剛架好，又被急流沖壞，這樣經過兩次三番的架設，終於戰勝了洪水，完成架橋任務，使部隊安全通過。某團通過迴馬坡時，其困難更是無比，該處長三十五里，有四十八道河流，峭壁夾道，有如刀削。當時恰值水漲，奔騰的洪流深及腰際。兩個前衛營徒涉過七道河，再也不能往前走了，祇好改走水道。三小時後，部隊終於在無路的石叢中攀至峯頂。下山時，因峭壁太陡，就像從屋簷上滾下一樣。驢馬更是無法下山，不得已改走水道。這時戰士們已經一天沒有吃飯，兩夜沒有睡覺了，但是他們仍然咬牙堅持，涉過一道道的急流，不停地向前進軍去追殲敵人！

戰勝山洪

張琪

隊伍沿荊山山脈前進時，忽遇暴雨，山洪突發，激流像打雷一般發出駭人的吼叫，去路被阻斷了。三連接到軍部『迅速架橋』的命令，戰士們迅速運集木材，準備動工，但在這人煙稀少的深山裏，找不到工具和釘子，大家只得利用刺刀和石頭代替，將橋樑砍成缺口，然後把支柱揀進去。夜裏，篝火在風雨中搖曳，沉寂的山谷裏，迴蕩着修橋同志們的健壯的聲音。山中的居民對於這件事情很感驚奇，他們說：『這樣的山洪怎能架橋？從古至今，這個時節從來都是斷絕行人的！』

可是，人民解放軍的戰士，是能戰勝困難的。戰士們忍受着這幾天來爬山涉水的極度疲勞，堅決要把橋樑架起，共產黨員朱廷祥，由於行軍時經常幫助別人扛東西而累得吐血，但他還是那樣起勁。大家搬起石頭一下一下釘着橋架，肚子餓得咕嚕咕嚕直響，可是當炊事員同志已把飯挑來時，却誰也不肯停止勞作。半夜裏，二十副一丈一尺高的橋腳已經作好，架橋開始了。爲了防止被河水冲走，他們先在河的兩岸扯起一條粗繩，然後，六十名勇敢的水手，將繩子緊緊的束在陂

下，跳進滾滾的激流裏去按橋腳，急流衝擊着他們，每個人的腋部也被繩子磨得流血了，可是他們仍然不停地把頭扎到水裏，將橋腳一個一個按好。在按橋腳板時，那就更困難了。當水手們按放第十塊橋板時，偶而不小心橋板落在水裏，急流捲起浪花，接着一聲巨響，四根橋柱都被打斷，正在架橋的張紹清被衝到水裏，他慌忙抱住水底的一塊石塊，但石頭也被激流打得滾動了，險些把他壓住，在模糊中他想起軍長也在橋上，急忙浮出水面尋找，正在發急，他聽到橋上傳來軍長叫他名字的聲音，才放下了心。就這樣，六十名水手一面和山洪搏鬥，一面堅持着工作。他們異口同聲說：『我們吃點苦不要緊，架好橋，讓部隊趕快過河去追殲敵人。』在他們，奮勇的搶架下終於第二天下午十點鐘，在奔騰的激流上，架起了三條七十米長的板橋，將千軍萬馬，渡過彼岸去追擊潰逃的敵人！

解放宜沙之戰

蔣牧良

(一) 艱苦的進軍

七月五日，解放軍一路從南漳出發，進入懸崖斷壁荊山山脈時，正是酷暑的舊曆六月，又是山區雨季。當戰士們穿山越壑向着傾斜山路前進兩天以後，忽遇滂沱大雨。道路給山洪淹沒了，橋樑給漂走了，滿谷滿峽浮着一片汪洋的激流。泥濘又滑又深，有些田梗壓根兒就給馬匹踏成了泥潭，沒有道路可走。後縱部隊得要繞登危崖斷壁，才能超越前進。這裏是人煙稀少的地區，連少到像土地廟那樣的草屋也要走上半天才能看到。雨淋、飢渴、疲勞、泥濘，加上崎嶇不平的山路，但戰士們並不因為自然條件的困難而把行軍速度減低。一樣堅決地完成任務。

大雨時止時下，氣候變化無定，濕雲雖把天空補綴得像件袈裟，但火球樣的太陽還老愛從雲縫裏探出頭來燒灼着戰士們黝黑的皮膚。整個山區沒有一點風，燒灼轉成了悶熱，連呼吸都像有些快要窒息了。戰士們的汗珠整天掛在下顎，衣服汗濕了又被曬乾。但爲了使鄂西的廣大人民從國民黨匪幫的水深火熱裏解放出來，戰士們忍受了一切苦難和折磨，從早到晚都在一面跟蹤火嘴

喘氣，一面攀援着石崖前進。晚上，炊事員燃起了綿延不斷的篝火，給戰士們澆水充飢，歇着積秣的馬匹有的蹶腿，有的掉掌，陷入泥濘無法前進，戰士們會有三十個鐘頭全靠以水充飢。

蚊子特別的多，然而，由於過度的疲勞，他們仍舊鼾然入睡。有些沒有睡覺的戰士，就壓根沒把蚊子攔在眼前。「有蚊子怕啥？咱們連子彈都不怕，還怕蚊子？今夜搭好這條橋，明兒好上東岸去。」這是共產黨員朱廷祥的話，其實他是一個正在吐血的瘦個子，臉皮就差點兒給蚊子咬腫，可是他還是那麼起勁帶着四連的幾十位同志在整夜趕造橋樑。第二天一早，橋樑果然造好了，可是咆哮的山洪就像發了瘋一般老向新橋衝擊，水勢越來越兇，一閃眼功夫橋樑便被漂得不知去向，又得重新搭起。在部隊行軍到三國時關羽被俘的迴馬坡時，地形更爲複雜，道路一會兒出現在河西，一會兒又出現在河東，戰士們就只得解下裹腿，大家緊緊抓着，拉成一大長串，在一天功夫浮過三十九道河流。

(二) 奇襲鎮境山

爲了給予盤踞宜昌的宋匪希濂以嚴重打擊，解放軍某部領受了奇襲宜昌外圍的制高點鎮境山的任務，該部經過連續三百多里的泥濘跋涉後，真是萬分疲憊，可是一聽到能夠打上敵人，就渾身來了勁，一天功夫穿過百二十里的崎嶇山道，第二天便穿挿到配有縱深防禦工事的敵人腹心據

點鐘境山。

該部將突擊任務給了第一連，全連戰士都歡欣萬分，而且牽着要得尖刀排。最後，連長命令副連長林雲帶着第一排主攻正面，第二排繞過左側迂迴鎖境山最高峰的地堡羣。

戰鬥開始時是十四日下午九點鐘。天上沒有星光，大地黝黑一片，一羣健壯的背影在幌了幌後，就消失在無邊的夜幕裏。二班班長張連華，綽號叫小山東，領着戰士左海威、韓够蘭和共產黨員孫丙陽在摸索前進，在接近鎖境山的邊沿，還有一條水流，河水雖不很闊，水勢又急又深，是不能徒涉的。連長做個手式，很多黑影就在下游測量了，除了針對着敵人的機關槍火力點的地方可以徒涉外，別處是無法過去的。百十個健兒堅決地執行着自己的任務，頂着武器跳下水去，先到對岸的人迅即佔領前進陣地，後續部隊馬上淌過水來，敵人一點沒有發覺。戰士們在敵人陣地上散開爬下，每個人睜着明亮的眼睛，緊緊盯着山腰裏那些地堡，什麼聲響也沒有。當小山東他們這些勇士沿着山脈向正面爬去，第二排的林君海、胡守地等也已繞過水消失，在荆棘縱橫的山腰裏了。誰都壓住自己的呼吸，手向前爬，面對着敵人前進。離地堡羣只有八十米，七十米，五十米了。當敵人的機槍響時，戰士們立即停止，當敵人的機槍不再叫時，他們又繼續前進。在勇士們接近敵人不到二十米的時候，副連長猛的站起叫了一聲『衝』，幾十條黑影就跟着縱身躍起，同時響起了各式槍彈和手榴彈的爆炸聲，一閃眼工夫，死寂的戰場變得那麼活躍了。每個地

堡都在噴着火，敵人的江防砲在戰士們的頭上爆炸，可是誰也沒有稍停，直向敵人撲去。

小山東一伸脖子，蹬開雙腳就跳到了正面的地堡跟前，敏捷地把手榴彈送了進去，轟的一聲響，敵人的骸骨伴着水泥飛到了半空。『好，再來一個！』左海威叫着。可是這時副連長掛彩了，戰士們在敵人的兵艦及江防砲的猛烈轟擊下，也有了傷亡。一道熱流從各個共產黨員的脊梁上直騰到頂門，報仇的怒火和階級的仇恨同時燒灼了每個人的腦子。誰也沒有猶豫，咬咬牙像暴風雨似的衝向敵人。這時候可急壞了孫丙陽那個小黨員，他怕自己立不了功，不管其他戰士是否跟上，獨個兒跳到了左邊的地堡上去，他扔出了手榴彈，可是沒有投進反被敵人刺傷了右手，於是他就左手扳動衝鋒槍右手一連扔出第三顆手榴彈後，敵人的機槍才不響了，他立刻跳進交通壕裏去，抓了大批的俘虜。

血戰在這個地堡羣圍裏進行着，向左側迂迴的第二排從上往下打，主攻的第一排從下往上打，這樣敵人和他們的美造兵艦就把槍彈、榴霰彈一齊向戰士們頭上打來。但是抵不住戰士們無可倫比的英勇，準確的射擊與閃爍的刺刀，嚇得頑抗的敵人紛紛繳槍投降。敵人一個營一剎就被一個連乾淨殲滅了。

宜昌守敵在喪失了制高點鎮境山後，狼狽逃出宜昌，渡江南逃，另路解放軍也日夜疾進佔領沙市、江陵、匪軍先後被殲達五千餘人，宋匪希濂所部打擊最重的，是其第二軍的主力第九師，

受到了殘滅性的打擊，從此，解放軍打開了進軍湘西的道路，替今後解放西南各省奠下了一塊基石。

突進沙市

劉漢·路雲

七月十四日早晨，天剛朦朧，在距離十里鋪不遠的地方，六班和敵人的軍事哨遭遇了，六班的勇士們以最快速度，不顧疲勞，爬過山嶺，越過水田，一直把敵人追到十里鋪。敵人佔據外圍的一個制高點展開火力，嚴密的火網緊緊封鎖着六班前進的道路，整個部隊都被阻止住了。但是鬥志昂揚的戰士們瞭解，搶佔這個制高點是迅速解決沙市敵人的首要任務，他們一定要拿下這個據點，六班長大聲鼓勵大家：『同志們，咱們要一鼓氣衝上去呀！』同志們猛然跳起來飛快地向前奔去，但是因為敵人作着鏗高臨下的有利地形，易於展開火力，六班又被壓住了。幾個戰士負了傷。

這時，八班機動地從左側迂迴上去，敵人慌張地又把火力轉向左面，六班的戰鬥組長葛桂先便趁機跳起來向大家喊道：『堅決拿下這個制高點，給負傷同志報仇！』全班戰士激起了怒火，端起刺刀，扛起爆炸筒英雄地向山頭衝去。頓時，山頭爆發了一陣巨響，濃密的烟霧直捲半空。制高點奪下了，頑抗的敵人全都當了俘虜。

部隊被勝利鼓舞着，順着大路飛快地向沙市前進！

沙市敵人的防線像烏龜一樣向後收縮着。五連連長孫良鴻帶着幾個排，從後面猛追上去，勇士們從敵人來不及破壞的浮橋上迅速地爬過河堤。但是前面的河水阻止了去路，戰士們又跳入水深沒頸的河裏，向對岸游去，對岸高坡上地堡裏的敵人驚慌地向河裏打槍，子彈從戰士們的身邊飛過，在水面上劃起一條條的白線，激起點點浪花。戰士們沉着地跳上對岸，抖去身上和倒出機槍步槍裏的水，開始向敵人還擊。敵人的槍聲啞叭了，突擊隊趁機勇猛地向前衝去，但狡猾的敵人又展開火力，連長在彈雨裏英勇地倒下去了，同志個個都紅了眼睛，恨不得一口把敵人吞下去。七班共產黨員李福春負傷了，槍也被打壞，但他都咬緊牙一聲不哼，從地上拾起一枝槍，又繼續向前衝去。所有同志都像猛虎樣勇敢地撲上高坡。功臣趙孟金已有兩處負傷，但是他們不肯下火線，抱着一挺機槍首先衝到地堡跟前！對準了地堡的槍眼猛烈地射擊起來。

敵人被戰士們這種無畏的英雄氣概完全嚇呆了。在一片槍聲和殺聲裏，剎那間地堡上豎起一面鮮明的紅旗，在重重的烟霧裏飄揚着。隊伍在響亮的衝鋒號裏，已衝進沙市街裏了。

攻克白雲山

梁明

宜昌解放後，在鄂西戰場上被人民解放軍打得七零八散的宋匪希濂的殘部，倉皇逃過長江，沿着山溝向三斗坪以南一百里的白雲山方向逃竄。這一羣狼狽的匪軍只願逃命，連迫擊砲、機關槍、背包都扔掉了，匪軍軍官們用馱馬載着老婆孩子，從曲折的山溝小道落荒而走。沿路的亂石和叢林裏，到處是逃敵遺棄的文件，子彈，槍支，帳篷和糧食。

險峻的白雲山上共有十幾個山峰，懸崖峭壁，山高林深，從山麓到最高峰要爬過十七里蜿蜒的山道。匪軍除利用抗戰時期修築的所謂「國防工事」外，又增佈了密密層層的鐵絲網和鹿砦，並以匪第九師的一個主力團和一個重機槍連和迫擊砲連在此扼守，妄想憑着天險和堅固的工事阻擋解放軍前進。

接受了追擊任務的解放軍某部的第四聯隊，以昂揚的戰士跟縱猛進，於七月十七日下午到達白雲山下。該部以神速的動作，攻佔了第三個山頭，組織了機槍陣地，由三面射來的密集彈道，構成一面嚴密的交叉火網，把上山的路都封鎖住了。第四聯隊的一位營長看過了地形，首先命令兩個連分路包圍左面的第一個山頭，壓制另兩個山頭的火力。戰士們從開始進擊起已經有廿個

小時沒有吃飯和休息了，但是命令傳來，各個都是精神抖擻；班長余海友號召全班戰士說：『現在是人民用着我們的時候了，我們要在這次戰鬥裏爭取立功。』營長把重機槍射手康球叫過來，命令他掩護突擊隊衝鋒，這個參軍還不到一年的十九歲的勇敢戰士接受任務後，高興地說：『營長放心，我一定完成這個任務！』

攻擊開始了，主攻任務交給五連。敵人從山上的碉堡裏和岩石後面瘋狂發射，康球沉着地壓制住敵人的火力，敵人的機槍陣地轉移了，三次火力點，都被打了下去。担任尖刀排的一排戰士們，就在這個間隙，一個個順着險峻的中道，勇敢而沉着地向山嶺爬去。半路上，敵人的火力又將道路封鎖了，於是他們便機警地繞過山路，攀着樹枝和峭岩艱難地向山爬，所有的同志的腿和手腕，都被荆棘劃出一條條的血痕。當險峻的峭岩擋住他們的道路時，他們便把步槍，搭在肩上，手牽手，人推人地爬上去，那挺機槍就只好挨次向上傳遞。脚下的石塊常常被踩得滾到深澗的山谷裏，險些把人都帶了下去。敵人利用居高臨下的有利地勢，三番五次組織火力，瘋狂反撲，但終於被我英勇的戰士們用手榴彈和刺刀殺退，雄壯的衝殺聲震撼山谷。敵人終於害怕了，山嶺的碉堡裏伸出了白旗，敵人一個個舉起雙手出來投降了。二十分鐘以後，白雲山的絕頂上出現一面美觀的紅旗，映着夕陽迎風招展。給解放軍當嚮導的毛老頭欽佩萬分地對戰士說：『好啊，好啊，你們能拿下這個山頭，往前再沒有什麼可以擋住你們的了。』

部隊文藝叢書之七
萬水千山只等閑

編者 部隊文藝叢書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中國人民解放軍
第四野戰軍區政治部

#82

442194

Z

44 194